

臺灣地區齋堂的調查與研究

林美容、張崑振

一、調查緣起

臺灣的齋教一般分為三派：龍華派、金幢派、先天派。三派雖同屬齋教，在教理及教義上各有獨創，亦互有因襲，然而卻因供奉神佛的種類、祭儀及信眾等背景所表現出的不同源流，因而各自形成了特殊的文化表現。三個派別在「傳佈與歷史」、「信仰與組織」、「祭儀與經懺」、「建築與空間」等各方面的型態與關係，應有各自不同的發展。

齋教發展隨著時局的變遷而盛衰起伏，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第一，清代的流傳：即所謂的在家佛教在傳入臺灣之後的傳佈與發展之課題；第二，日人的統治：即當時所謂齋教在日人統治的局勢下，被納入日本佛教系統，而展現的生存與適應方式之課題；第三，戰後的社會變遷：即國民政府遷台後齋教徒面對社會環境的轉變，以及正統佛教興起時所呈現的面貌之課題；第四，各種新興教派的興起：即齋教在面臨一貫道等新興宗教崛起時所出現的認同之課題。今日齋教或齋堂所呈現的面貌與情況，正是在此等歷史情境的融釋之後，所表現出的特定社會文化現象。而引起我們所關心注意的，除了齋教本身之外，更包含了「齋堂」現象背後所蘊含的歷史與社會文化聯繫。

在本土意識抬頭的今日，本土研究課題顯然已成為學術研究新開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與其他歷史、文化課題的研究相較，齋教或齋堂顯然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現象。近幾年

來有關齋教的研究雖然引起學界的注意和研究，由於缺少可靠的數據和全島性的調查，諸如齋堂的現況？式微與否？齋堂的數目？這一類基本的問題，其實是很難加以回答的，更遑論對齋堂的社會文化的角色加以定位。也因此，任何進一步的開端與深入研究，其實都是極具原創性價值的探討。即刻進行全台齋堂普查調查工作，並進一步結合既有之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記錄，以建立臺灣地區齋堂基本檔案資料，顯然是刻不容緩的課題，重要性不需多言。而其目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臺灣地區齋堂基本檔案資料的發掘與建立。臺灣各地齋堂總數大約有四〇〇餘間（林美容，一九九五），但其現存狀況除了極少數齋堂近年來已有學者研究外，如彰化朝天堂（林美容、祖運輝，一九九二）、台南德化堂（王見川，一九九六）、台南西華堂（成大建築系，一九九六）、台南報恩堂（周宗賢，一九九四），其現況大都不明。齋堂的調查與研究，包括各派齋堂的傳佈與歷史、信仰與組織、祭儀與經懺、建築與空間等資料的重建，一方面可以突破以往的研究格局，另一方面亦可作為臺灣地區民間宗教或臺灣鄉土史的重建工作之一努力。其細部內容有（一）齋堂史料的彙整：臺灣地區齋堂基本資料的田野調查研究，將同時蒐集到許多的第一手史料，包括相關文獻（各類經卷、懺文、科儀）、口述（齋友訪談資料）及實體史料（建築、石碑、木匾、牌位）等。（二）齋堂現存概況的瞭解：包括各個齋堂的存

廢、空門化、家宅化或壇廟化之實況，以及齋堂所屬信徒（齋友）組織、主持人（堂主、住持）、例行儀式活動與社區之關連性等狀況。（三）臺灣地區齋堂的歷史發展概況：根據各個地區全面性普查所獲得的個別齋堂資料，可以完整地彙整、歸納出臺灣地區齋堂的歷史發展脈絡。

第二，齋堂的歷史變遷與社會文化關係的探討。齋教代表漢人民間佛教社會的一脈，透過齋教或齋堂的探究，除可探討齋教在臺灣之歷史脈絡發展外，或可從反向的思考觀點，來重新檢視漢人社會的信仰、組織、結構、道德、價值觀等一系列漢人社會傳統的課題。

綜合諸多考量，民國八十六年二月間遂向國科會提出「臺灣地區齋堂的調查研究」研究計劃，參加楊惠南教授主持的整合型研究計劃——「臺灣佛教的歷史與思想」，成為子計劃之一。經審查核准後，便開始積極著手進行此計畫，調查研究工作也就此展開。計劃期間原定自一九九七年八月至二〇〇〇年七月止，經申請延長至二〇〇〇年十二月，目前此計畫仍正在執行當中，主要的調查工作已接近完成。此計劃的執行，希望一方面結合歷史文獻與田野調查，來建立臺灣地區齋堂的基本檔案資料，另一方面強調跨領域的研究，結合民族學、歷史學與建築學的綜合研究，以作為研究傳統社會的另一切入面向。以下先針對調查研究期間對於「齋堂」界定所衍生的困擾，以及經由調查結果的累積而得以重新詮釋的齋堂定義作一概述。

（一）齋堂的界定

齋教自認是佛教的一脈，其使用的經典與佛教並無太大

區別，其信徒平日嚴守戒律（註一），終生茹素。所不同的，齋友並不出家、削髮，平日不穿袈裟，而和一般百姓一樣工作維持生活，有些派別並准許婚娶生子，因此有所謂「在家佛教」之稱呼。「齋教」一詞源自日治時代而來，又稱作「持齋教」或「吃菜教」。齋教為一統稱而已，泛指不吃葷的齋友所崇信的民間教派，齋友因而有「菜友」、「菜公（男眾）」、「菜姑（女性）」之稱呼。中國民間教派繁雜，其名稱亦紛陳不定，如白蓮教、青蓮教、聞香教、無為教、三一教等。有的教派信仰內容實為一教，但卻有不同的稱呼出現。臺灣一地自清代以來，由於有龍華教、金幢教、先天教三派出現，日人為便於統治與管理，於是將其化入「齋教」行列，齋教一詞遂成為臺灣三派教派的統稱，其說也為學者沿用至今。

齋堂為齋教信徒舉行法會儀式的固定建築場所，也是齋友聚會的空間。官方的歷史檔案中除了出現「齋堂」一詞外，另有「庵堂」、「菴堂」、「佛堂」、「玄堂」、「齋家」等稱呼。臺灣已有的本土資料以「齋堂」、「佛堂」為主要稱呼（註二），然未有定制出現。一般百姓或因堂內齋友一律吃齋（吃菜）的關係，常以「菜堂」直接稱之（註三）。至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在其調查報告中，明確地認定「齋堂」為一「由吃齋者共同設立的宗教建築物」（陳金田譯，一九九三；二二一），將其納為一特定的建築類型，以別於佛教寺院的「寺」、「巖」。自此以後，凡是齋教三派的建築皆以「齋堂」稱之，沿用至今。本研究為方便區別，以下即以齋堂加以統稱。

(二) 何謂「傳統齋堂」

所謂的「臺灣傳統齋堂」，在地理範圍上意指「臺灣」這一地理空間領域所包括的所有傳統齋堂；而時間的界定，則從清代齋教傳入開始，一直至調查的時間為止。儘管如此，由於研究的主題主要針對傳統社會的研究，因此研究的對象也將以清代傳統社會的齋堂為主要對象。另外，行政區劃下的臺灣，還包括澎湖、金門、蘭嶼、小琉球等離島，其中澎湖原來就有幾間先天派齋堂存在。儘管澎湖該地先天派齋堂的發展脈絡係清代自大陸直接傳入，與臺灣並不相關，然澎湖地區先天派齋堂與臺灣、福建、浙江等地，皆屬「浙閩地任」管轄，尤其在日治以後與臺灣本島的齋堂有著極為密切的往來與關聯，本研究基於齋教脈絡傳承的一致性，亦將其涵括進調查研究範圍之內。

然而必須說明的是，臺灣齋教發展歷程之中，受到各方客觀環境的影響，出現許多「近似」齋堂的案例，不僅出現於齋友的口耳相傳，亦出現在學者的研究報告裡面。本調查研究基於前述傳統齋堂的定義，將其排除在傳統齋堂之列。其類型大致有二，說明如下。

首先，齋友受聘前往廟宇或其他寺院擔任住持（廟祝或顧廟），並不構成齋堂的要件。由於大多是臨時性的聘任行為，因此當齋友離開該廟時，該廟另可聘請其他神聖系統（如佛教、道教）人員擔任住持，與齋教系統自然不產生任何關係。舉例而言，現存記載最早的案例，為道光八年（一八二八）新埔香心堂（金幢派）第二代堂主盧必光，因考量該堂未有田產基業，糧食缺乏，難以度日，於是將法擔交予

第三代堂主鍾玄明辦理，自己則前往新埔街廣和宮擔任廟祝（「香公」），以所得利益添作該堂費用（盧三源，一九二七）。此例中的廣和宮，為一主祀三山國王的民間廟宇，齋友盧必光的進駐，並未改變其性質，其民間廟宇的一致性並未受到影響。

此類案例遍布全台各地，尤其以齋堂密集分布區域附近的廟宇居多，由北而南如桃園大溪一帶先天派乾元堂派下齋友眾多，城鎮西側的普濟堂原為崇奉恩主公之鸞堂，然因為由先天派齋友發起建設，並兼任該堂住持，因而出現將其納入齋堂類屬的報告（註四）。後來堂中齋友遷至同鎮東北側的六也堂後，普濟堂也回歸鸞堂色彩，而其影響則是六也堂中也供奉了關聖帝君。再往南如楊梅的麟鳳宮（金回善寺）、奉天宮大致一樣，亦是供奉關聖帝君的鸞堂，然而由於齋友擔任住持，因此登記在富有佛教寺廟色彩的齋堂範疇之內（張文進，一九五七：九六）。台中東勢保安宮也是由附近龍華派復信堂齋友葉連枝兼任顧廟（註五）；台中清水玉聖寺由黃普證齋友擔任住持兼管理人（張文進，一九五七：三一六）；大甲鎮瀾宮的住持由龍華派齋友王普進擔任（南瀛佛教會，一九三一—一八—：四三）；嘉義市龍華派靜德堂堂主吳普成齋姑，兼任家鄉雲林北港碧水寺住持。高雄林園清水巖於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由先天派齋友葉昌玄擔任住持，並有同道齋友多人進駐廟內，負責巖內一切的法事。然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三）間，巖仔內齋友因故必須離開，於是在山下擇地另建修性堂（註六）。另外，屏東一帶金幢派齋友分布極廣，如內埔覺悟真堂、廣善堂皆曾以「金幢派齋堂」出現在檔案之中，以屏東祈安堂為例，該堂組織原

位於市內媽祖廟慈鳳宮內，日治末期由金幢派齋友湯草、林丙丁等人倡議成立聚會團體「祈安會」，聚集了六、七十位堂生，除了教授誦經科儀外，也為信眾處理喪喜事宜，而在光復後正式成立祈安堂，負責市內包括北極殿等大小廟宇的誦經工作（註七）。

此類廟宇由於未能維持傳統齋堂的穩定性、一致性與持續性，因此未能納入傳統齋堂範疇內討論。其特色是當齋教屬性撤離之後，便回復原有的民間廟宇神聖系統。儘管如此，因齋友進駐，而後進一步另設新齋堂者，亦有不少案例出現，如彰化田中贊天宮之修善堂，高雄鳳山協善堂之心德堂、岡山警悟堂皆是，其他如一些脫離傳統齋堂命名系統的許多齋堂，推測原來都非齋堂才是。由於這些齋教化的堂宇保持著傳統齋堂的特色，因此一併納入討論。

其次，齋教發展到日治以後，由於日本佛教的引入，並主導臺灣宗教發展的情況下，許多齋友陸續削髮出家，成為佛教系統的一員。然而這些出家的和尚（尼姑）基於齋友出身的關係，大都建議信徒「在家修行」，於居住地建立佛堂修行，並宣揚佛法。由於新設立的佛堂遠離佛寺本山，於是往往聘請當地的齋友前往主持法事，彼此間的融合關係，也模糊了齋教「齋堂」與佛教「佛堂」間的差異，所謂的「龍華」、「金幢」、「先天」等詞句也就成了「在家修行」的代名詞，其中尤以「龍華」一詞最為普遍，凡是在家修行者，莫不以派屬「龍華」以區別於空門（落髮）的出家和尚，「齋姑」、「齋友」也就成了在家佛教修行者的代名詞。時間一久，這些佛堂也就變成了齋友間口耳相傳的齋堂了。

以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台北州所列「齋堂」為例，其中就有為數頗多的在家佛堂被列入齋堂行列。包括基隆市的淨因堂、淨心堂，瑞芳金山堂、大芋林金山堂、汐止街的靜修禪院、正善堂，士林庄的報恩堂、慈善堂，北投庄的中和堂等，皆列入齋堂中的「龍華派」（註八）。舉例而言，汐止

淨修禪院於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由善慧和尚開山，第二任住持為德融和尚，第三任為達心尼師（張文進，一九五七：三〇），一九三三年管理人為江善慧、蘇嬌燕、蘇番婆，院主為許院，顯然與齋教無關（註九）。另外，士林報恩堂由永吉尼師（本名鍾匏）創立，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往生後由普英尼師接手（張文進，一九五七：六五），該寺創立以來，即是佛教寺院，從未有龍華派齋友住持過，日治時代的紀錄顯然有誤。這些齋堂的創建，事實上與齋教系統全無關聯，只不過由於基隆月眉山靈泉禪寺、觀音山凌雲禪寺為附近佛教本山，而靈泉禪寺住持江善慧又是基隆市龍華派齋堂源齋堂齋友出身，因此其派下在家居士頗多，多分布在台北、基隆一帶，也多以在家修行的齋友自稱，造成了記錄中龍華派齋堂的混雜現象。

此類案例幾乎都是日治以後才有的情形，其他地區如台中后里懷德堂、嘉義義德堂亦是同樣的情形。由於堂名有時也混雜了傳統齋堂的特色，因此也造成了調查研究進行時的困擾。其特色之一，就是法脈相傳並不依照齋教的傳統形式，因此可以輕易判別其中差異所在。佛堂的創立緣起，幾乎都與這些佛教本山有著密切關係，因此極易加以釐清。本調查研究基於傳統齋堂的中心、起源二大性質，因此將其排除在齋堂之列。

二、相關文獻回顧

(一) 相關教派的研究

過去較受廣泛關注的，多集中在宗教學與歷史學二個領域，研究的對象也因背景領域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其研究主題大抵以三個面向為主，一是教派歷史源流的考證，二是教派思想與特質的研究，三是秘密宗教主題下的結社、會黨及其社會功能角色的討論。

首先，教派歷史發展、演變的考證工作，包括教派人物歷史的傳記研究在內，類似的研​​究主要以歷史學者為主，探討主題多以教派的起源、發展及其影響為重點（註十）。早期的研究，受限於意識型態的考量，大量以邪教叛亂組織為主題的會黨結社研究相繼出現，此類研究大都從秘密宗教的角度來衡量各個教派，包括教派教義、組織、官方的禁教政策、歷史中的匪亂、教案、使用經典、文疏、儀式等皆是常見的研究主題，當中又以大陸學者所稱的「農民起義」研究最為明顯。而其論證所援引的資料，主要以官方的檔案記錄、奏摺，以及由中、下層民眾撰述，而在民間普遍流傳的經典、寶卷為主。近年來，隨著新史料的出土，以及多面向的歷史觀察方式，教派源流的歷史研究獲得了較為細緻的關照。儘管如此，受限於出土史料的完整性、嚴謹度的侷限，以及研究者對資料不同角度的解讀與詮釋，研究的爭議與矛盾不斷出現。

其次，由宗教、歷史學者所進行的教派思想研究，其範圍廣及各教派的寶卷、經典，以及衍生而出的信仰體系研究

（註十一）。此類型的研​​究，大多依據各派經典、寶卷而論，旨在闡述經卷的成書源流、版本及其內容、思想，由於主題明確，論述焦點多集中於不同版本的比較研究之上。從其研究成果看來，民間教派雖然紛雜，然其思想、內容大抵仍以無生老母、彌勒佛、救劫輪迴、三教合一、真空家鄉的信仰為主，並汲取漢人社會的宇宙觀與創世論而成，以中下層社會民眾接受的通俗文體行文，具有勸世、行善、果報等社會教化、道德勸說的功用。

再者，隨著「民間社會」、「民間宗教」研究的蔚成風潮，在少數社會學及人類學者的帶領下，民間教派的社會功能、生活方式及影響，也逐漸成為研​​究的重點之一（註十二）。此類研究基於不同的關注焦點，論題顯得相當多元，有的以齋堂的社會文化涵構為主，著重齋堂與移民社會組織的關係；有的以齋堂未婚婦女為對象，分析特殊身份的成因，以及相應的社會規範、價值所衍生的不同意涵；亦有從明清社會的結構因素，探討其與民間教派的影響關係。由於領域專業的不同，社會、人類學者多以實地的田野調查記錄為主，因此研究內容多以教派現況作為研究引證的對象，與歷史學者著重歷史文獻的研究方式有所不同。此為史料侷限下的教派研究，提供了新的觀察角度，也開發了教派研究的另一面向。

綜合這些研究的經驗，絕大多數的教派研究工作，大多劃歸「民間宗教」或「民間信仰」領域下進行，其中又以宗教學、歷史學者為主。基於教派研究的屬性與困境，大抵以教派的歷史發展課題佔了絕大部分，並以官方的檔案、奏摺和教派內部流傳的文獻、經卷等作為材料，著重於教團權力

操控者或指導者主流式的觀察方式，欠缺多數低階教眾的實際狀況瞭解，以及地方性史料的描述。而在以齋堂為對象的教派生活與儀式活動方面，除了Topley（一九七八）以齋堂組織與社會地位作為研究主題，對新加坡未婚女子居住的齋堂有較深切的觀察之外，其他僅有香港、福建等地的先天、龍華派齋堂，偶爾會被簡單提及。

（二）臺灣齋教與齋堂的研究

臺灣本土的教派研究，事實上也有相同的處境出現，尤其受限於政治邊陲的地理位置，史料記載極為有限，研究工作的進行，顯然落居不利的態勢。然相對於彼岸地區經過文革的發展，以及政治、宗教等意識型態所遭遇的桎梏；臺灣因為特殊的地理、政治環境的更易，卻也保留了不同程度的齋教生態文化。

回顧以往的研究與記錄，目前發現最早的資料，要算是明治三十五年（一九〇二）《南部臺灣誌》的記載，該書除「持齋宗」來統述所謂的在家佛教外，對當時南部齋堂的情況也留下了初步的記錄。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岡松參太郎的《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一部調查第二回報告書》，首次以「齋教」來概稱龍華、先天、金幢三派。其後，由官方寺廟調查成果所出版的報告相繼出現，包括丸井圭治郎大正八年（一九一九）的《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增田福太郎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臺灣の宗教》等研究報告，以及由佛教團體所發行的刊物《南瀛佛教》，亦有多篇研究記錄發表（註十三）。這些記錄代表著日人觀點下的齋教研究，儘管對臺灣當時齋教的源流、教階、教義與儀式

皆有所說明，嚴格來說，卻僅是綜論式的概要介紹而已。

臺灣光復後，被引用最多，也較為完整的齋教研究成果，應算是台籍僧侶李添春所編纂的《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宗教篇》第三節「齋教」一節的記錄。李氏的記錄除了根據教派內部的文獻資料，記載當時齋教各派的傳布、經卷及齋堂概況之外。另一重要意義，則是表達了本土學者對臺灣宗教的直接觀點。儘管該記錄仍是初步的、概要式的說明，然從後來相關的研究紀錄、方志看來，幾乎都不脫該文的內容與架構（註十四）。臺灣齋教研究的明顯突破，要算是民國七十三年（一九八四）林萬傳的《先天大道系統研究》的出版。作者根據田野調查所獲的先天派內部文獻資料，對該派的源流、神靈、教義、經典、儀節及沿革發展，有詳盡地考察與說明，臺灣先天派齋堂現況與發展因而有了另一面貌的呈現。

近幾年來，隨著本土文化的逐受重視，民間宗教及信仰的研究，亦成為廣受矚目的領域之一，直接以齋教或齋堂研究為主題的相關研究陸續出現。而針對臺灣齋堂個案的研究報告，都是些列級古蹟的台南市齋堂，包括了周宗賢的《報恩堂修復研究報告》（一九九四）、王見川的《台南德化堂的歷史》（一九九五）、《龍華派齋堂的個案研究：安平化善堂》（一九九六）、成大建築系的《台南市三級古蹟西華堂調查研究及修護計劃》（一九九六）、《台南市三級古蹟擇賢堂調查研究及修護計劃》（一九九八）。其中周宗賢利用已有的研究記錄，概論報恩堂的歷史發展；王見川的研究向來重視文獻資料的引證，基於歷史學者的專業，對於齋堂個案史料的出土獲致一定的成果，然對現況的記錄則鮮少討

論。成大建築系的研究，則是試圖將古蹟修護研究之重點，由建築層面擴及到民俗、儀式、歷史的結合，全面地關照齋堂的諸多面向。

而在齋教儀式記錄方面，除了林萬傳《先天大道系統研究》一書記載的先天派儀節之外，林美容、祖運輝的《在家佛教——彰化朝天堂所傳的龍華派齋教》（一九九二）一文，則對彰化地區現存的龍華派齋堂儀式現況有所討論，作者透過人類學的田野記錄，詳實的呈現了彰化朝天堂龍華派儀式的部分現況。另外，鄭志明的《日治時代蘇澤養的新約龍華派》（一九八六），以及王見川的《龍華派齋堂的個案研究——安平「化善堂」》（一九九六）一文，亦對齋教儀式有所論述。二篇文章皆是依據教內文獻、經典，陳述了科儀、堂規中所記的歷史性儀式。其他除了王見川的《略論日治時期齋教的全島性聯合組織：臺灣佛教龍華會》（一九九四）一文對齋教組織有介紹外，並未有相關的論述出現。

近來齋教主題的研究遂受重視，以國科會計劃而論，民國八十七年（一九九八）間，就有幾個相關的計劃提出，除了本計劃「臺灣地區齋堂的調查研究」之外，鄭志明的「日治時代北港的齋堂與民間佛教信仰」，林朝成的「以台南德化堂為中心之臺灣齋教研究」，都是在國科會「臺灣佛教的歷史與思想」此一主題計劃下提出。從計劃研究名稱與時間來看，除了說明齋教研究起步的事實外，齋教的研究面向，顯然已由文獻史料轉向地方田野史料的調查與收集主題。

可以看出，儘管已有專論出現，然細查這些學者的背景、關注的焦點，莫不以文獻史料研究為主，因此無論是研究課題、研究方法或材料運用等，顯然皆無法超脫前述相關

研究的視角。誠如溱德忠所評論的，比較起文獻史料的豐富，齋堂的現狀顯然較少受到學者的關注（王見川，一九九六：序五三）。這種見解，普遍出現在相關的評論之中（註十五）。齋教的研究雖然有了起步，然從個案研究的數目與原有四百間餘齋堂總數的比例看來，齋教研究事實上仍處於摸索的階段。在缺乏可證資料和全面性調查的情況下，無論是全觀或微觀的研究，顯然無法有更進一步的突破。本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三、調查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概述

本計劃在研究之初，同時強調文獻史料、實體史料（建築物、文物）及口述史料的整合與比較研究工作。一方面透過齋堂的實地勘查與記錄、齋教內部文獻史料的發掘、各齋堂相關的資料文獻，蒐集，並建立屬於各齋堂的地方性史料文獻。另一方面則經由相關歷史人物的訪談，透過任何與齋教或齋堂相關的一切線索，包括教派的首腦人物頭領（掌教）、堂主（住持）、齋友（信徒）等相關人物的訪察、記錄，建立該齋堂重要人物的口述史料，歷史與傳承資料；再則蒐集或建構各齋堂建築空間、裝飾、配置等建築史料；另外，也有各類儀式（例行祭典）的進行、各類經卷等等對象的調查與研究，以期達到整合與比較研究工作的目的。

計劃之研究內容大致可以歸納成以下幾個方面：

前言	齋堂	齋堂建築空間	齋堂的比較研究
一、相關文獻回顧 二、齋教的信仰 三、齋教的流傳	一、歷史沿革 二、信仰與組織 三、祭儀與經濟 四、建築型制與空間	一、神祇與空間 二、儀式與空間 三、經濟與空間 四、生活與空間	一、現代社會、傳統社會——轉化與適應 二、佛教、民間宗教、民宅 三、龍華、先天型的建構

在階段性的任務方面，本計劃預計以三年的時間完成（一九九七年八月至二〇〇〇年七月）。第一年度將進行齋堂史料的收集，並展開南部地區的齋堂普查工作為主；第二年度將延續第一年度的調查工作繼續進行，以中部地區齋堂為調查區域，並彙整史料與調查資料，做分析研究工作；第三年度則將工作的重點集中在北部地區齋堂的調查研究，並著手齋堂的比較研究工作。然而計劃核定之經費與計劃提出有一定的落差，在保持齋堂調查研究的完整性前提下，我們選擇了維持齋堂普查工作的項目，而將原先預計進行的分析研究擱置了下來，待完成普查工作後再作進一步打算。

至於本研究著重的全省齋堂普查的進行方面，在林美蓉〈臺灣齋堂總表〉（一九九五）統計中，已根據現有的文獻資料與田野調查資料，詳列了歷史中曾出現或現存的齋堂計四百餘間，儘管有些資料上的誤漏，然作為全省齋堂普查的基礎背景資料，卻不失為一份好的參考資料。而且該表也臚列了有關臺灣齋堂的文獻資料，甚為詳細，從中亦可查閱相關文獻作為齋堂基本資料基礎。

客觀而言，齋堂不論其廢堂或空門化與否，若放入全盤

的發展歷史來看，都是整個齋教發展的重要線索。也因此，本計劃進行的同時，除了持續修正與添加新的齋堂資料外，透過實地的踏勘逐一過濾，其實也同步在建立臺灣地區齋堂的基本檔案資料。至於各個階段的工作進度，可參考下表所示：

年 度	期 限	主 題	調 查 區 域	工 作 內 容	計 劃 研 究 主 題
第一年度	1997.7—1998.6	南部地區普查與研究	雲林、嘉義、南縣市、高縣、屏東、澎湖	一、各齋堂歷史沿革、信仰與組織、祭儀與經濟、建築型制與空間調查 二、資料的收集與彙整 三、初步的分析	齋教三派的比較研究：原型的建構、各派的自明特質
第二年度	1998.7-1999.6	中部地區普查與研究	苗栗、中縣、彰化、南投、彰化		齋堂的變遷研究：現代社會、傳統社會、轉化與適應
第三年度	1999.8-2000.12	北部地區普查與研究	新竹、桃園、北縣、基隆、宜蘭、花蓮		齋教與佛教、儒教的比較研究：佛教、民間宗教、民宅、齋堂的社會文化意義

（二）基本資料的收集與彙整

文獻史料的整理，是瞭解一間齋堂最基本的工作，也是在未出發調查前必要的準備工作。綜合現有較為完整的文獻資料，主要包括了幾本重要的專書，如概覽南部地區齋堂的村上玉吉（一九三四）《南部臺灣誌》；記載早期齋教習俗

甚詳的丸井圭治郎（一九一九）《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完整收集了齋堂舊照片、沿革及相關資料的施德昌（一九四一）《紀念二千六百年紀念臺灣佛教名蹟寶鑑》、徐壽（一九三二）《臺灣全臺寺院齋堂名蹟寶鑑》；記載南部地區齋堂的相良吉哉編（一九三三）《台南州祠廟名鑑》、台南縣市寺廟編刊委員會編（一九六三）《臺灣省台南縣市寺廟大觀》，以及資料最接近現況，由闕正宗主編的（一九八九—一九七）《臺灣佛寺導覽（一）—（九）》。其中，張文進的《臺灣佛教大觀》一書，提供給本調查研究極大的幫助，儘管書中資料都已老舊，不過有很多老齋堂都是依此而找到的。

其他如日治時代各地方的地方志，如北屯公學校編（一九三二）《大屯郡北屯鄉鄉土誌》就記載了中部地區著名的齋堂台中慎齋堂的一手資料，羅東公學校編《羅東鄉土資料》也記載了宜蘭首間龍華齋堂振昌堂的訊息；而在單間齋堂的訪查資料方面，如林衡道在《臺灣文獻》期刊中陸續刊出了〈彰化市的佛堂〉〈斗南的龍虎堂〉、〈頭前厝菜堂〉等材料；至於其他相關的古蹟、寺廟、風俗記錄等，都零星地記載了相關的資料，此對資料本就稀少的齋堂而言，不無幫助，例如一九九五年《雲林縣寺廟文化專輯》、卓神保一九八四年《鹿港寺廟大全》等，皆收入不少齋堂的資料。建立在這些基礎資料之上的，便是調查研究的首要關鍵——齋堂基本資料表格的製定，如附表一。此一表格的製訂，完全依照初期調查齋堂的成果分析歸納而得，並綜合前述那些文獻資料。

在這一張簡單的表格之中，記載了一個齋堂最基本的資

料。其內容包括堂名、電話、現在住址、原名、額名、舊住址、祖堂、日治宗屬、堂主住持、管理人、正殿主祀、創建年代、其他祀神、歷代修建、歷任堂主、住持、（法號及背景）、例祭日、現況、重要相關人物、儀軌、所誦經書、經卷懺文、重要匾聯、重要石碑、關係齋堂。此一基本資料待調查工作告一段落之後，便可直接轉換成該齋堂資料整理的基礎。

而另一關鍵便是訪談表的製作。對於初次見面的「陌生人」而言，若無先前經驗的累積，其實很難在一、二次的訪談過程中，希望與被訪談者深入論及該堂關於建築歷史沿革、歷代堂主傳承，甚至涉及私密性的個人入教資料等訊息。因此初期的調查工作，便透過一個經過安排設計的訪談表，使得訪談的內容與結果，可以達到一個比較完整且符合需要的層面，如附表二。

該表格的製作主要依據台南地區齋堂初期訪談的經驗與材料彙整而來，由於該地區齋堂都已經脫離了傳統齋堂的範疇，幾乎已流失了齋教的特質，儘管建築實體保存相當完整，然欲據以對其他地區齋堂所屬齋教的特質，乃至齋堂的基本「生活形式」有所獲得，著實有著一定的困境，其表格因此應該定位在空門化齋堂的訪談所使用，而非本研究所謂傳統齋堂所適用。雖說如此，隨著全省齋堂調查工作的展開，訪談經驗的不斷累積，制式化的表格有時反而妨礙了訪談工作的進行，因此在修正了初期訪談表的内容之後，其後的訪談工作即簡單分成訪談者的入教背景、齋堂的歷史沿革、創立緣起、傳說、齋堂建築的興革、例祭日、既有組織及相關史料的訊息等，包括「齋堂歷史」、「建築沿革」、

「歷代堂主」、「組織活動」等四個面向來加以含括。配合上既有建築中所能觀見的一切相關史料，如石碑、匾額，特別是可以看出一堂史脈來源的神主牌位，一併將其記錄完整。

(三) 齋堂位置的確定

齋堂實地調查的首要工作就是齋堂位置的確定。由於現有齋堂的資料幾乎都是日治時代所遺留下來，當年的地址番號經過時代的更迭已多次變化，事實上很難直接沿用當年的住址來確定齋堂今日的位置所在。也就是說，要使用日治時代以「町」、「丁目」、「郡」、「庄」、「街」、「番」等地籍番號來判別齋堂現在的位址，並進而前往調查，顯然有著一定程度的隔閡與困難。因此經過不同時期地址分號方式的聯繫，以及一定程序的轉換，就成為決定齋堂今址的唯一方式了。

首先，行政區域變更的直接轉換，以及光復後齋堂住址的查詢與對照。臺灣光復後有幾次的住籍資料調整，而道路名稱的改變就是一例。這些戶政資料的變化，例如「町」變成「區」、「丁目」變成「路」、「庄」變成「村」等等，都是可供依循的線索。例如台中市南屯善修堂日治時代舊址為「台中州大屯郡南屯二五〇」，光復後變成「南屯區中正路一〇七號」，現在住址則是「南屯區萬和路二段三六號」；民德堂日治時代舊址為「台中州台中事後壠子一一六番地」，光復後變成「台中市西區和龍里篤行巷二三號」，現在住址則是「台中市西區篤行路一四六巷一三號」。

至於轉換的關鍵，則要透過不同時期資料間的聯繫了。

日治時期的資料大致上以日籍宗教調查記錄為主，包括了《臺灣社寺宗教要覽—台北州卷》、相良吉哉編（一九三三）《台南州祠廟名鑑》、村上玉吉（一九三四）《南部臺灣誌》，以及各地區保留下來的《寺廟台帳》及「寺廟調查書」等文獻，這之中又以曾景來（一九三三）《臺灣社寺宗教要覽》一書的全台「寺院齋堂」名冊附錄，所記載的齋堂基本資料最為完整，總共羅列了三百餘間齋堂資料，成為日治時代齋堂名冊基礎總表。而光復後的寺廟調查資料則包括了張文進（一九五七）《臺灣佛教大觀》、一九五九年的寺廟調查紀錄、朱其昌編（一九七七）《臺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一九七八年林衡道所編的《臺灣寺廟概覽》，以及近幾年由闕正宗主編的（一九八九—一九九七）《臺灣佛寺導覽（一）》（九）系列叢書。透過這些不同時間所出版的書籍，齋堂所屬的住址將顯現出一歷時性的關聯。即便是只在一份資料出現過的齋堂，都可以藉由鄰近寺廟的住址找出大概位置，而其確定工作則須至現地調查時透過訪談再予以探尋了。

其次，既有圖說的運用。目前可供調查研究使用的圖說包括空照圖、舊有地圖、現況圖說等。例如大正年間的「臺灣堡圖」，主要用途在於確定日治時代齋堂住址的大概位置，使得時代更迭所造成的代溝減至最低。而民國四十年代各縣市舊地圖則可幫助日治舊址的轉換。最近出版的幾套臺灣地區縣市鎮地圖，如《》，則可以在未出發前即完全掌握齋堂附近街道的概況，並可一併計劃田野調查期間或當日的路線與先後順序，使調查研究省去一些不必要的路程與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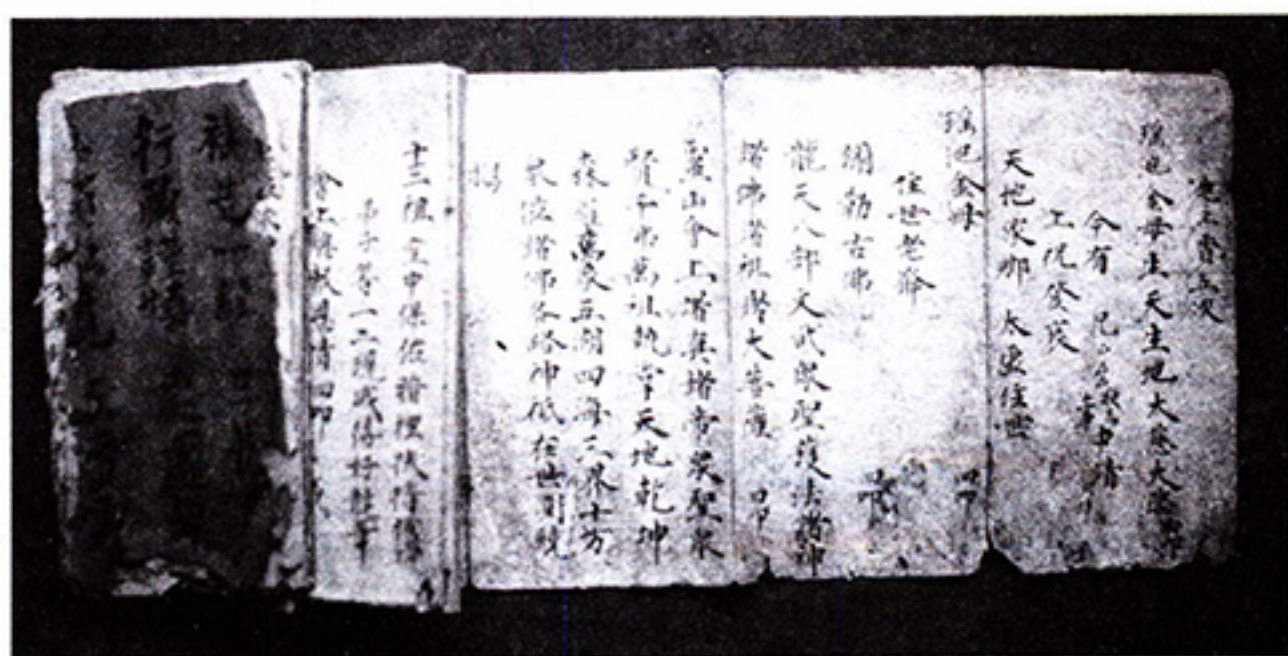
至於可用性最高，對調查研究幫助最大的則非一／五〇

○○比例尺的空照圖莫屬了。其內容包括齋堂所在位置附近區域的街道、建築、山勢及其他既有地景，齋堂附近區域的景象可說一覽無遺，有的空照圖甚至會將齋堂的名稱直接標出，這為齋堂位置的確定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尋找路程。尤其空照圖中含括了一個地區特殊的土名，這是近來圖說所缺乏的，彼此彌補了工具使用上的不便。

另外，如臺灣堡圖等一些舊有地圖上，皆有一些相當地方化的地名（或土名），例如「菜公坑」（嘉義內埔、台北三芝）、「菜公巷」（高雄市）、「菜公厝（庄）」（嘉義新港）、「菜公庄」（彰化溪洲、雲林斗六）、「菜公溝」（雲林西螺）、「菜公寮」（彰化中寮）、「菜堂頂」（嘉義番路）、「菜公店」（嘉義番路）、「菜公堂」（桃園龜山、彰化員林）、「菜公堂庄」（桃園龜山）、「菜堂」（嘉義溪口）等地名，這些地點應該都會與齋堂（或齋友）發生過關係。憑著這個推論，或許可以再找到一些未曾被文獻所記載的齋堂，例如嘉義地區金幢教翁公派的昇平山堂、碧雲山堂，就是依著「菜堂頂」的地名一步步找尋出來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田調查地的詢問。現有齋堂的資料幾乎都是舊有資料，僅有少數幾間尚在運作的齋堂可以透過已有資料直接確定其位置的。因此，田野調查過程中，常常伴隨著無數次地詢問與拜訪，才得以找到齋堂的位置。此一過程儘管辛苦，尤其是得知它已經被拆除之時的沮喪，不過伴隨著舊有齋堂的發現，其心情是可以完全得到撫慰的，特別是當發現了古老且年代久遠的齋堂建築尚存之時，因為代表了它免卻了遭受一次巨大變革的命運。

四、調查經過



經示開本禮年間治同堂恩報南台

（一）田野調查的記錄

由於普查性質的關係，一間齋堂往往僅會在一次調查過程中即告一段落，因此如何有效而快速地将田野資料記錄下來，便成為日後重新整理的關鍵。而其原則則是只要是與齋堂相關的一切資訊，先求全面性的詳細記錄，而與齋堂訊息無關的史料，擇要為之。其調查記錄大致可分成幾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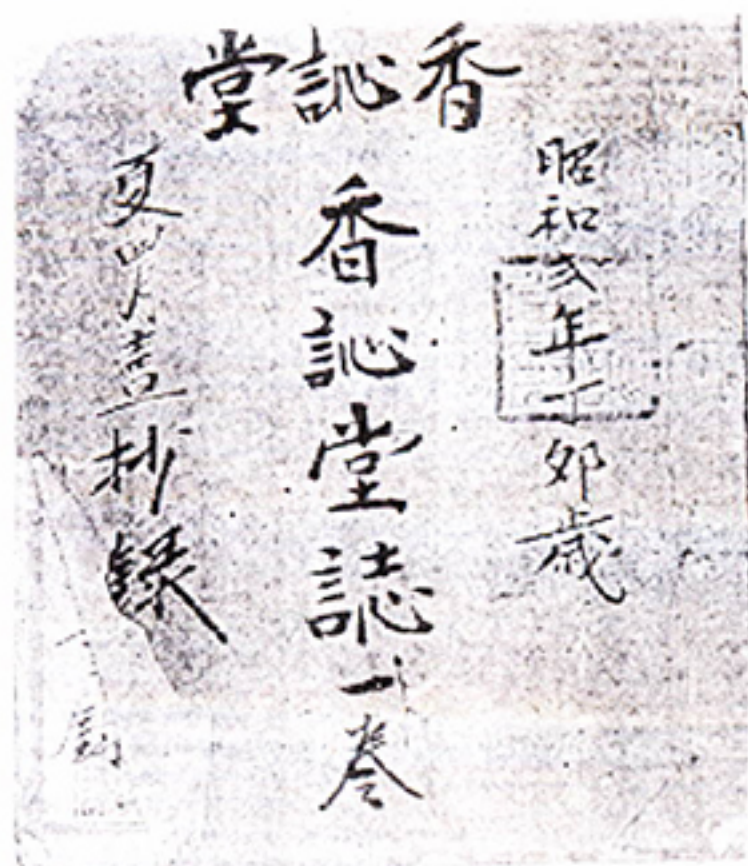
（1）齋堂相關史料的記錄：齋教或齋堂的史料自古以來就相當稀少，在正史乏善可陳的情況下，齋堂內部的史料乃成為了解齋堂或一地區齋教的最佳證據。然而齋教屬民間宗教，堂中齋友若非有一定程度，實難有觀念或能力將一堂的歷史論述傳承下來，以目前所獲得的資料看來，就年代而論，清代史料極少，日治時代次之，而近代的資料由於多已脫離齋教屬性，其參考價值較低。若就史料類型而分，教派經懺保存算是比較完整，然其重複性亦高，因此參考價值不若一堂歷史資料為高。於記載齋堂歷

金唐殿善行寺沿革誌



台南佳里善行堂簡史

高雄鳳山寶善堂簡史



新竹新埔香訕堂簡史

史發展的文獻、石碑等題材，則是可遇而不可求，大多是近代後人所集結出版的各齋堂簡史小冊。這類文字記錄由於史料特性的關係，除了少數可將原版史料攜回處理後再予歸還外，必須藉由影印才有可能將資料帶回，至於一些重要史料限於如無法外借等客觀因素的限制下無法影印，則只好回歸最原始的方式抄寫了。

(2) 訪談史料的記錄：現場的訪談，常常礙於現場訪談氣氛的維持，或訪談過程的流暢與順利，除了透過筆記快速而大要地書寫記錄外，借助錄音機的幫助，也是彌補手寫速度不足的最佳方式之一，以方便進行校正整理的工作。另外，訪談錄音也是文獻史料外的另一歷史證據，特別是針對如儀式過程的完整記錄。然而必須注意的是，基於尊重受訪者的原因，錄音之前都應先取得對方的允許才得進行。

(3) 影像的記錄：齋堂現況的照片記錄，是一間齋堂當代的最佳史料證據，一如從往昔所留下的影像記錄一樣，今日的影像資訊，亦將成為日後研究的重要墊腳石。今日資訊處理設備發達，要完整地記錄下一間齋堂的實況並不困難，因此影像記錄的留存，也成為田野調查過程重要的記錄方式。尤其調查過程時間匆促，透過照片的記錄，可將有大量文字記載的史料



南投埔里德華堂舊照（毀於九二一地震）



南投市福慶堂（毀於九二一地震）

將該建築平面繪出，待回到研究室中將可進一部繪製齋堂基本平面圖。



南投埔里德華堂平面圖



南投市福慶堂平面圖

，如牌位、匾額、石碑等，甚至重要的文獻記錄，透過照相的記錄帶回再作進一步處理。同樣的，齋堂內現存的舊照片，對於了解一間齋堂的發展也是相當重要的，因此如同文獻史料一樣，對於舊照的處理則是直接以相機翻拍，省卻了不少麻煩。

(4) 建築圖說的建立：包括祭祀空間內部祀神的陳設位置記錄，齋堂建築平面示意。前者除了透過祀神相關位置的標示外，其與建築相關位置也是重點。其中若是齋堂為傳統建築形式，透過簡易的測量，如鐵捲尺的尺寸測量，簡單

(5) 其它齋堂相關資訊的記錄：齋堂中如石碑、匾額、對聯的記錄等等，都是了解齋堂發展的蛛絲馬跡。然而多數齋堂改建成現代式寺廟建築外形之後，匾額之多、聯對之繁複，很難想像全盤的記錄需要耗費多少的時間。因此除非是齋教時期或是年代久遠的古物，在考量優先順序及有限時間的情況下，必須篩選出重要的史料加以記錄，而捨棄一些無關緊要的證物了。例如對聯便以建築空間層級的優先次序定之，例如中軸線上的山門、正殿、後殿等為主，大殿中又以大門、神龕兩側為首要；匾額則以相關落成、改建，或是堂主、主持晉山等關係到該堂、寺建築與重要人事更易的匾額史料為主。

雖說如此，在初次接觸齋堂，便期待達到一定程度成效的訪查過程中，任何相關史料的發覺，哪些是重要的，哪些可以暫時擱著，都必須依賴相當敏銳的判斷與經驗的累積。然而一次的調查畢竟倉促，二次、三次，甚至數次調查的累積，除了可以深入一間齋堂的生活脈絡之外，交情的建立也必然有助於調查成果的獲得。

(二) 所遭遇的困難與解決方法

(1) 齋堂的變遷影響

齋堂在臺灣發展至今已有一、二百年的歷史，這期間有的齋堂陸續成立，也有的齋堂消失，而其關鍵則在日治時期所產生的影響。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來，清代臺灣的齋堂呈現穩定發展的趨勢，進入到日治時期之後，由於先前的秘密宗教已變成官方政府所承認的齋教，而使得齋堂的數目急遽增加，然其秘密

宗教特質在此期間大量的流失，各自的內部維繫關係也面臨崩解，齋教三派間的差異漸泯，日本佛教化就是當時的齋堂最明顯的表現特色，而此一發展直到日治末期才稍有停頓。戰後，因中國佛教勢力的介入，而使得維繫齋教的在家特質亦隨之消失，齋堂在臺灣的發展也走進了窮途末路的境地。綜合其發展，研究計畫進行因為不同的案例也遭遇了一些不同的困難，茲就齋堂不同發展現況簡單歸納如下：

1. 尚存的齋堂：齋堂原為在家修行的場所，一般齋眾及其內部儀節多未為外界所了解，依然保持著過去低調行事、謹慎行儀的作風，因此初次調查時，往往無法就齋堂或齋友個人較隱私、深入的層面課題進行訪談，也因此必須藉由多次的訪談才能達到預期的成果，然由於普查的齋堂數眾多，在執行的層面上確實有其困難，因此調查研究，以擇定地區較重要的齋堂或母堂進行複調之方式為之。

2. 空門化的齋堂：由於齋堂已經空門化，在以往對史料缺乏重視的情況下，過去齋堂時期的歷史、文獻或相關資料，事實上所存無多，特別是少數出家僧尼存在有隱藏過去種種的心態，因此調查過程並不易獲得預期的資訊；尤其，寺院住持流動率極高，對於過去歷史的瞭解有限，再加上寺內健在老菩薩多是不識字的老婦，對於堂務也少有參與，因此所得資料多半殘缺。

3. 民宅化的齋堂：隨著齋教齋友的逐漸凋零，在人才青黃不接的情況下，除了聘請出家師父前來掌理堂

務之外（如前類齋堂），便是由堂中未皈依的子女繼承堂產，而齋堂也就變成了不舉行公共法會儀式的普通民宅或私人佛堂了。此類齋堂採訪時，所屬家人多半呈現婉拒的態度，或許受到時下社會治安不良的環境所影響，或許是堂產繼承問題的敏感（據日治初期的調查記錄，齋堂多為共業，然今日許多齋堂早已成為住眾口中的私業），又或許是齋堂後輩子孫不願外界干擾的顧慮也不一定，採訪時往往需要更多的耐心、誠意及技巧，來化解對方的心防。另外，此類齋堂本身並未如過去一樣向政府辦理登記，因此在確定齋堂地址方面也遭遇了一些困難。

4. 壇廟化的齋堂：此類齋堂由於參雜太多非齋堂的元素，例如供奉神明的紛雜、現世功利色彩濃厚、通靈法術的增加等。因此除非有完整的史料證明其過去確為齋堂，否則一般實在很難從已有的現況與外貌判別其為齋堂。然而相對的，這類齋堂因為還在運作，因此在調查過程中可以輕易地找到。

5. 消失的齋堂：日治時代有登記的齋堂全臺灣約有兩百五十餘所，光復後由於多半齋堂未辦理登記，因此有資料可查的齋堂並不完整，再加上地籍資料改正的結果，多數齋堂的地址皆已改變，也因此齋堂位置的確定上產生了困難，儘管透過當地鄉、鎮公所的協助，所獲得的結果仍不如預期。

(2) 都市齋堂的排拒心理

都市化、商業化的結果，傳統社會夜不閉戶的景

象不在，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日增，彼此關係的冷漠與不信任，加上社會治安事件不斷發生，警覺性的排拒心理因而產生。尤其寺院、齋堂等宗教廟宇，經常遭到宵小光顧，堂寺中一些如神像、香爐、桌椅等年代久遠的古物往往不翼而飛。可以想見，現代社會所衍生的種種問題，已經影響了齋堂調查工作的進行，對於陌生人的來訪，有時常會以懷疑的心態出發，因此常有碰壁、遭拒的情形產生，其情形尤以北部都會地區齋堂特別明顯。

一方面因為齋堂空門化之後，堂中僧尼以出世的自持禪修為主，並不希望外界的打擾與關切，因此婉拒調查工作的進行，或是避開重要問題關鍵。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齋堂民宅化後，已經和普通民宅沒有兩樣，其開放性已非公共聚會場所可以比擬，在維持隱私與安全顧慮情形下，外界要切入齋堂內部的核心問題顯然有著一定的困難，特別是對齋堂時代所代表的過去刻意避談、保留，或是一語帶過。

儘管如此，這些曾經是齋堂的寺院或家宅直接表明婉拒的倒是少數，透過誠意的溝通與訪談經驗的累積，或是懷著不死心的態度不斷地探訪及耐心的聯絡，田野調查研究工作仍然還是可以順利的進行，大都順利完成訪談及資料的收集，除了一些下落不明的齋堂（缺乏相關地址或相關區域的資料）之外，大部份的齋堂皆已納入調查的範圍之中，而其調查結果也就益加珍貴與深刻。

五、調查結果概述

（一）臺灣齋堂發展簡史

臺灣齋堂發展的歷史，以金幢教蔡公派下齋友傳入最早，康熙年間台南慎德（齋）堂首先創立。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福建北部建安縣及歐寧縣爆發了一次老官齋教的暴動，事後官府對之大肆搜剿、查禁。根據該年六月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及福建巡撫潘思山的奏摺記載，在福建七府十六縣所查出的邪教（包括金童教、大乘教、羅教一字門、大乘門等共七十三間派門）齋堂中，就包括了臺灣府諸羅縣二間羅教齋堂。

此一查禁行動影響深遠，從已有的資料看來，幾乎所有齋堂的創立年代都在此一事件之後，包括金幢教蔡公派下有嘉義增盛堂（一七五五）、新竹新埔香円堂（一七九七）等堂，其後在各地區逐漸形成齋堂密集發展的區域，如新竹地區的竹東師善堂、寶山種福堂、竹北楊柳堂、新竹慎修堂等；彰化地區的鹿港金德堂（一七九〇s）、彰化興隆堂（嘉慶年間）、員林四恩堂、增盛堂、社頭存德堂等；中部海線地區的新竹香山善齋堂、苗栗通宵養真堂、台中梧棲存真堂、大甲金華堂。此外，金幢教翁公派下亦有鍾師父於乾隆年間陸續在台南、嘉義竹崎山區一帶創設齋堂，包括台南西華堂（一七五〇）、布袋金華山、竹崎昇平山、清華山、碧雲山、紫薇山等六間齋堂；另有同派派下齋友於新竹竹北成立存齋堂。

約略同時，龍華教齋堂亦陸續傳入，包括復信堂派下的

彰化朝天堂於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設立，壹是堂派下的台中慎齋堂於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創立，以及漢陽堂派下的台南化善堂於乾隆三十年（一七六五）設立。在這之後各地又陸續創建了許多的齋堂，成為各地的母堂，如鹿港莊德堂（一七九一）、彰化曇花堂（一八二〇）、苗栗三灣慈善堂（一八二一）、宜蘭羅東振昌堂（一八二五）、台北慈雲堂（一八四〇以後）、南投的福慶堂（一八五七）等，並陸續分出子堂，形成綿密的齋堂社會網絡。其中，復信堂派下以台中、彰化地區為主，壹是堂派下齋堂的分布，北至宜蘭、基隆，南至嘉義、雲林皆有，分布極廣，至於漢陽堂派下齋堂則以台南地區為主要發展區域。舉例而言，苗栗一帶的龍華齋堂應該都是三灣慈善堂一系所分出，包括苗栗善德堂、和善堂、頭屋福善堂、南庄靜善堂、三義導善堂、苑裡金善堂等。

在先天教方面，首先是咸豐年間，由萬全堂派下齋友前來臺灣開荒傳教。其中，李昌晉於咸豐五年（一八五五）在新竹創立福林堂，而黃昌成則在台南府城創立報恩堂，時為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相較於其他二派，先天教儘管傳入時間較晚，然而其後至日治時代，也陸續發展出幾十間的分堂。如新竹福林堂系統有台北至善堂、新竹中和堂、正德堂、台中大甲大慶堂、彰化田尾福海堂、羅厝福山堂，彰化福吉堂等。

日治以後，由於政治禁令的解除，齋教獲得官方的認可，而正式在社會中傳播，新的派別也陸續出現，如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在台北萬華創教的「新約龍華教」，以台北、苗栗、布袋三地為主，如三峽右第四經堂、北投天母

佈教所，苗栗苑裡左第一經堂金善堂、右第六經堂修德堂，台中保安堂、布袋好尾寮右第一經堂、新溫右第二經堂、新營右第三經堂等。其次則是先天教乾元堂系齋堂的創設，此派由陳運榮於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在新竹創立太和堂為臺灣首堂，其後陸續於新竹、桃園、台北一帶開出十餘間齋堂，包括新竹紫霞堂、大溪六也堂、土城普安堂、三峽元亨堂、新莊擇善堂、樹林醒修堂、普明堂，南至雲林斗六真一堂。其後並有堂下門人，於明治末年前往宜蘭開荒，分別開出碧蓮堂及靜養堂等齋堂。

日治初期，由於大規模的宗教調查尚未展開，齋教的秘密宗教屬性尚未公開，因此仍舊延續清代的傳統與習慣。然而當宗教調查展開後，過去的政治、社會環境不再，迫使齋教必須以開放式的「在家佛教」、「齋教」等身份出現在公眾面前，再加上當時圖書、報紙等現代傳播媒體的助導，齋堂彼此間被迫有了聯絡、交流，也導致了三派齋堂差異的日漸減少，如壹是堂、復信堂、漢陽堂間有愈趨同化的現象，甚至逐漸產生與日本佛教合一的情形，促成了齋教的空門化，也間接地迫使齋堂人才的承續出現問題，導致傳統齋堂的日漸消失。儘管如此，由於宗教上的開放，齋教得以正式地在社會上傳播、宣教，因此新創立不少的齋堂，其中又以龍華、先天二派齋堂為主。在龍華教方面，北部大抵以大溪齋明堂、德修堂，中部以苗栗三灣慈善堂、台中慎齋堂、南屯壹善堂、彰化朝天堂、鹿港莊德堂，南部則以雲林北港慈德堂、台南德化堂、關廟明德堂為主，陸續向外分出子堂。先天教則以台北至善堂、彰化福吉堂、台南報恩堂、擇賢堂、高雄鳳山明善堂、屏東東港明德堂為主要傳播中心，於

各地設立分堂。至於金幢教，僅有台南西德堂、高雄鼓山寶華堂、屏東祈安堂新設而已，其發展可以說是已進尾聲。

臺灣戰後，齋教由於納入佛教系統，新成立的齋堂少之又少，多數齋堂轉變成佛寺或民宅，舊的齋堂儘管奮力維持齋教傳統，不過卻顯得有心無力了。其中，龍華教以台中、彰化、雲林、嘉義一帶還有些許發展，如台中烏日明德堂、豐原明德堂、彰化北斗元德堂、南投中寮鳳山寺、雲林台西正真堂、慈安堂、嘉義靜德堂、溪口慈德堂，不過也是幾間孤例而已；先天教由於教內老太祖黃道弘的社會地位崇高，以新竹福林堂、彰化福吉堂、高雄草衙率性堂、鳳山心德堂、明善堂為中心，在民國四、五十年代發展達到高峰，有高達三十六間堂出現的盛況，如彰化福涵堂、高雄草衙明性堂、大樹明修堂、林園修性堂、屏東响潭明潭堂、滿洲心悟堂、新園慈性堂、林邊靈心堂、台東龍鳳佛堂，以及澎湖慈養堂、進德堂、福善堂、誠敬堂，確立了今日先天教在高雄地區的基礎。

近幾年來，由於齋教文化的受到重視，以及教友內部的自覺，各個地區的齋堂似乎有復興的趨勢產生。龍華教方面，以彰化朝天堂、台中明德堂為主要傳播、宣教中心，在各地新設立了不少的齋堂，如新竹大園青龍堂、台南關廟緣生佛堂、台中天佛堂、台中潭子慈音寺、慈雲堂、霧峰赫興佛堂。先天教方面則有高雄率性堂、明性堂、屏東市祈安堂、東港明德堂聚集了許多年輕的齋友、齋姑，儘管數目不多，然從其發展趨勢看來，臺灣齋教似乎又有振興的現象出現。

(二) 臺灣地區齋堂現存概況

齋堂的發展，受到客觀環境的影響，事實上存在一定的地域限制，諸如地理山水的阻隔、交通的連接，或是齋友的分布等因素，都直接約束了齋堂向外擴張發展的範圍。臺灣地區齋堂的發展與分布關係，依其位置關聯大致可簡單分成北、中、南三個部分。其中，中部和北部齋堂大致以苗栗苑裡、三義、卓蘭山區一帶為界，而中部與南部的分界點，則是彰化與雲林交界的濁水溪一帶。南部地區的齋堂便是以台南為中心，北向嘉義、雲林、南向高雄、屏東等地擴展，而且也與這些子堂有著義務與權力的密切關係，以下就分北、中、南地區分別簡述其現存概況。

綜合而論，連橫《臺灣通史》一書曾就臺灣的齋堂分佈作了簡單的敘述：「全臺齋堂，新竹最多，彰化次之」。此為日治時代齋堂的概況，清代臺灣的齋堂多位於幾個開發較早，而且較具規模的城市之中，如新竹、彰化、嘉義、台南等城市。依其分佈位置大致可簡單分成北、中、南三個部分。其中，中部和北部齋堂大致以苗栗苑裡、三義、卓蘭山區一帶為界，而中部與南部的分界點，則是彰化與雲林交界的濁水溪一帶。進入清末以後，齋堂逐漸向外擴展，北部地區以新竹、苗栗為中心，向北往桃園、台北、基隆發展；中部地區則以彰化、台中為中心，北向苗栗，東向南投、南向雲林等地發展；而南部地區齋堂則以台南為中心，北向嘉義、雲林、南向高雄、屏東等地擴展。

以派別而論，龍華派齋堂數量最多，北部地區主要以壹是堂派下齋堂為主，以苗栗三灣慈善堂、苗栗善德堂為中心

向外擴展；中部地區除了壹是堂以台中慎齋堂、彰化鹿港莊德堂為傳佈中心外，另有復信堂以彰化朝天堂為傳佈中心，向外發展教務；而南部地區則以漢陽堂派下台南安平化善堂為中心逐步擴展。以中部地區壹是堂派下齋堂為例，主要以台中慎齋堂為母堂，陸續分出各地幾十間子堂，北至苗栗苑裡修德堂、東至南投埔里德華堂、南至彰化永靖德意堂等。復信堂派下則以彰化朝天堂為母堂，陸續發展出十餘堂，遠至苗栗大湖朝天堂、南投魚池金天堂、雲林西螺慶天堂。至於先天派方面，萬全堂派下齋堂以新竹福林堂（一七八五）為中心發展，不過成效並不顯著，僅有新竹正德堂（一八八四）、中和堂（一八九三）陸續出現而已；南部地區則以台南報恩堂為中心，發展出數十間子堂。尤其進入日治以後，原在新竹的發展重心逐漸移往彰化，而台北也因其政治中樞地位，而陸續成立不少齋堂。而金幢派方面，除了以台南慎德堂為中心陸續向外積極擴展外，其餘齋堂僅集中在新竹、彰化一帶小規模的發展而已，未擴及其他區域。以下即依調查成果，分成北、中、南三區域加以概述。

(1) 北部地區

北部地區現存仍維持傳統齋教儀式的齋堂可說幾乎沒有，唯一稱得上的，大概只剩下一些還由齋友維持的少數齋堂了，如新約龍華派下的台北保安佛堂，先天派的台北土城普安堂、樹林省修堂、新竹紫霞堂、三峽元亨堂，龍華派的新竹市明德堂、證真堂、證善堂，以及金幢派的新竹存齋堂、新埔香心堂等。其他一些較具悠久歷史的齋堂多已轉變成空門化佛寺、私人佛堂，或是根本地荒廢、消失。

整體而論，除了前述這幾間齋堂之外，幾乎都是先天派齋堂在獨撐大局。以總數而論，不到百分之十三的留存比例（一〇／七七），對勢力曾經發展如此龐大的民間宗教而言，其實是相當諷刺與殘忍的。分析其原因，北部地區齋教發展到日治時代以後，便產生重大的轉變，受到日本佛教積極傳教、臺灣傳統宗教整理、納併的系列舉動，為了生存的實質利害，幾乎所有的齋堂都投入了日本佛教羽翼的保護之下，而堂中齋友自然也都拜入日本僧人門下，甚少例外。儘管它並不代表齋堂的體制全然捨棄，然而經過日本皇民化運動的析離，傳統齋教的特殊儀節、活動已嚴重產生混淆、倒置，甚至消失的情況。齋教傳統在新竹可以說已經徹底潰散、崩解，而且是毫不留情地全面普及到各地的齋堂。因而今日在調查過程中，幾乎都很難探詢到有哪間齋堂還在進行傳統齋教儀式，細詢之下，很難聽說日治以後還出現辦過大型法會的。

唯一可能還保留住些許齋教傳統的，大概僅有一些少數邊緣的地區，如基隆、宜蘭地區，以及日治時期才新興發展的大台北地區。如龍華派艋舺慈雲堂、龍雲堂、士林啟明堂、社子慈善堂等堂，基隆源齋堂、西靈巖、宜蘭振昌堂、啟昌堂，以及先天派台北至善堂、新莊擇善堂、三峽元亨堂、土城普安堂等新成立不久的齋堂。其勢力衰退的風潮已難以抵擋，直到光復以後還是如此。今日北部地區的齋教傳統可以說已完全中斷、消失；那些年老的齋友、齋姑雖然健在，但仍維持齋教遺風的可說絕無僅有。北部地區齋

堂的發展至此，「告一段落」或可作一註腳吧！

而在傳統建築的現況方面，台北縣市還有七間，桃園縣市有三間，新竹縣市有九間。其中台北縣市的齋堂大多配合台北都會區的建築形式特色，發展成二樓以上的街屋形齋堂建築，如聖國山保安堂、艋舺慈雲寺、大稻埕龍雲寺等，都展現了此一特色，而其格局則呈現了一樓住房（原在三合院外護龍部分），而佛堂則轉成二樓或頂樓配置形式，展現了與其他地區不同的建築特色。至於北部偏遠地區或山區的齋堂，偏離了城鎮中傳統民宅式齋堂外型的特色，轉向傳統廟宇建築形式發展，亦與其他地區的建築特色有所不同。其中，新竹市淨業院及香山一善堂由於是新竹鄭家的家堂，在龐大財力的支持下，其建築不論格局、形式都較其他齋堂細緻許多。

(2) 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現存的傳統齋堂和過去比較起來已少了許多，主要以龍華教齋堂為主。而從其分佈縣市來看，苗栗縣無（〇／二〇）、台中縣市十間（一〇／四六）、彰化縣市十間（一〇／二八）、南投縣無（〇／三三）。依地區而論，台中、彰化地區顯然是齋教維持僅有命脈的集中區域；若是配合派別的分佈，從金幢教現存的齋堂僅有一間、龍華教十八間、先天教一間（二〇／一〇七）的結果看來，中部地區的齋教中，龍華教因其積極配合社會的腳步，以及深入民間社會佛誕、拜天公及喪葬等儀式的服務，維繫了齋友的基本需求，加上近幾年來有計劃的宣傳，除

了幾間傳統的老齋堂留了下來外，並得以持續發展出多間新齋堂；而金幢教由於依靠著齋友家族勢力的傳承，多在一、二代傳承之後遺失了原有的傳統，走入歷史記憶之中；同樣的，原本為臺灣先天教大本營的彰化地區，因為先天教內人才的凋零而快速崩盤。

從現存與原有齋堂數目僅有百分之二十（二〇／一〇七）的比例看來，除了龍華教之外，其他二派可以說已幾近斷絕、滅亡了。今日尚在運作的，僅剩下少數龍華派齋堂而已，也是維持齋教傳統最力的一脈，很難想像一、二十年前各地寺院都還聘請齋教齋友擔任住持一事看出。今日包括彰化、台中等地的一些齋堂，都還維繫著傳統的遺風，儘管數量不多，但至少還奮力維持著傳統不被擊落。其中又以彰化朝天堂、台中明德堂、雲林土庫良德堂為要角。然而其衰敗之勢亦可從日治時代八十餘間的極盛時期，到今日僅有近二十間的慘澹景象看出。

而在傳統建築保留狀況方面，苗栗還有三間日治時代的日式佛寺建築，公館行修堂較為完整；而台中縣市還有十三棟保留，最為精緻的是外埔德合堂（日式）及霧峰的慈覺院（臺灣傳統建築）；而彰化還有十間，其中以和美善德堂的傳統建築最為典雅，三合院的格局搭配雅致的亭閣花窗，顯現出大戶人家宅院的氣度。至於南投亦有十間還保留著，可惜在九二一地震中不是全毀，便是龜裂。

(3) 南部地區

南部地區現存的傳統齋堂數目已經相當稀少，主

要以先天教齋堂為主，其他一些較具悠久歷史的齋堂多已轉變成空門化佛寺、私人佛堂，或是根本地荒廢、消失。而從其分佈縣市來看，雲林縣現存有五間齋堂（五／一四）、嘉義縣市二間（二／二六）、台南縣市三間（三／二五）、高雄縣市十二間（一二／二八）、屏東縣六間（六／一三）、澎湖縣一間（一／七）。依地區而論，高屏地區顯然是齋教新興的發展區域；若是配合上派別的分佈，從金幢教現存的齋堂僅有五間、龍華教六間、先天教十七間（二八／一三）的結果看來，南部地區的齋教中，龍華教因其開放式的教派色彩，導致了教派傳統迅速的流失；而金幢教依靠著齋友家族勢力的傳承，配合上無力改建的現實因素，得以保留了較多的齋教傳統；相對地，先天教因襲嚴謹的教規與行事風格，使得傳統獲得較為穩固的結構。

從現存與原有齋堂數目僅有百分之二十五（二八／一三）的比例看來，南部齋教的命運顯然已走到生死存亡的關頭了。特別的是，這僅存的二十八間齋堂中，有十一間是近二、三十年來才成立的新齋堂，而那些歷史久遠的清代齋堂，僅剩下台南市德化堂、布袋鎮金華山堂、東港鎮明德堂、斗六市真一堂、鳳山市明善堂、寶善堂、屏東市慎省堂等少數幾間而已，其他的老齋堂多已消失、廢置或轉化成佛教的空門寺院。

至於舊有齋堂建築尚存者，除了雲林、台南縣市還各有七、八間留存下來外，多已拆除改建。這些留

下的老齋堂多是因為堂方無力改建，或是被列入古蹟而得以保存。而改建的最大原因，多是因為空門化的結果，這些佛寺化的齋堂憑藉著信徒捐贈，以及募款等手段，通常在接手主持堂務後隨即改建齋堂，進而轉變成佛教寺院。

六、結語

隨著時代的轉變至今，一些老齋公、齋姑陸續凋零，使得齋堂調查研究工作頗有無從著力之感。調查研究工作若是早個十年進行，則老齋堂尚存，重要齋友健在，根本無須擔心從何入手的問題，深入田野即可獲得第一手的資料，可惜第一作者自一九九〇年代初對齋堂研究動心起念之後，從極力蒐集相關文獻，到從事朝天堂之個案研究，到建立齋堂總表，到實際提出計畫，進行普查研究，其間已過了五、六年，因為其他的研究纏身，及至楊惠南教授邀約參與整合型的研究計畫，並獲得第二作者（時為成大博士生）的主力調查，調查計畫才得以展開。事至於今，調查工作此刻若不進行，十年後當有同歸之感，其迫切性可見一斑。

儘管齋堂的調查研究工作已經大致（部分齋堂仍在進行），但仍有許多的齋堂隱藏在歷史的荒煙之中未被發現，這些齋堂或許仍維持著清代秘密屬性的傳統，敏銳並小心地保持其與社會間的關係；也或許曾經出現在日治時代短暫地調查過程之中浮現出來，然而又因歷史的滾塵而再度湮沒；這些齋堂的存在，不僅說明了臺灣與大陸間的地理關連外，歷史進程所留給後代明清時代栩栩如生地歷史印象，同時也豐富了臺灣本土文化的不同多元風貌。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臺灣中部地區發生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地震，不僅造成人員的傷亡，地表的人文景觀也遭受到無情的摧殘，損失慘重。勢不可免，中部地區的齋堂顯然也受到了嚴重的波及，堂宇倒塌無數。就目前針對南投地區的佛寺建築災害影響的調查結果看來（註十六），在回函統計數目不高的情況下，尚有包括南投市慈雲寺龜裂、中寮鄉明山寺龜裂、善德堂（仙鋒寺）危樓、國姓鄉菩提寺危樓、靈光寺龜裂、清德寺龜裂、埔里鎮久靈堂（久靈寺）部分倒塌、德華寺全毀、名間鄉靈山寺龜裂、善覺寺部分倒塌、集集鎮能德寺部分倒塌、龍善寺擋土牆房屋龜裂、竹山鎮明善寺部分倒塌、無數的齋堂在地震中倒塌、損壞。

尤其在探訪南投市時發現，南投年代久遠的慶福堂更是完全塌毀，災情之慘重，可用一堆廢墟形容都不為過。今天距離九二一地震以接近一年，在傳播媒體上還持續受到關心的除了災民的安置與輔導之外，九份二山崩移之後所形成的掩塞湖潰堤與否。然而我們所關心的，位於九份二山下的中寮鄉北山坑長石巷明德堂，願它可以安然度過災害的危難。

不只是南投縣市，其他地震中心周圍的鄉鎮也災情慘重，例如東勢、豐原、石岡、新社、霧峰等鄉鎮，也都有無數齋堂身處其中，儘管無從得知災情對齋堂所帶來的災害，但願它們都經得起這大自然的考驗。唯一可以欣慰的事，這些地區的齋堂基本上都已完成了初步的調查工作，包括南投、台中等地齋堂都已在計畫第二年度完成調查工作。然而也是因為已經完成了，再看到倒塌的慶福堂時，除了嘆它坎坷的命運外，也為當時調查影像記錄的保留，感到一丁點慶幸（照片）。

臺灣地區齋堂的調查研究正如本文前言所提及的，是一個多元研究的開始而已，相信還有更多與齋堂邊緣性質相近的主題有待發掘與關照。普查性調查工作後的後續研究，其課題除了本調查研究初期所列出的，如「齋教三派的比較研究：原型的建構、各派的自明特質」、「齋堂的變遷研究：現代社會、傳統社會，轉化與適應」、「齋教與佛教、儒教的比較研究：佛教、民間宗教」等之外，跨領域的學術研究也是開發新研究面向的契機之一，例如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學等領域的參與，將使得特定課題的研究結果更為豐富、多樣與完備。其實，正如齋堂是一個未經開發的領地一樣，其後續研究的發展可能將無法預測與限量，我們期待更多心力的關注與投入，讓即將消失卻又曾經真實存在的它們，多為臺灣文化添加一些色彩。

附表一 齋堂基本資料整理調查表

縣市		派別		現況	
堂名		電話		現在住址	
原名		額名		舊住址一	
祖堂		日治宗屬		舊住址二	
堂主 住持		管理人		正殿主祀	
創建 年代				其他祀神	
歷代 修建				歷任堂 主、住持 (法號及 背景)	
例祭日		現況		重要相關 人物	
儀軌 所誦 經書				經卷懺文	
重要 匾聯					
重要 石碑				關係齋堂	
其它					

附表二 齋堂訪談表

受訪者	訪談地點	時間	年齡	性別	道號	哪裡人	來堂多久	皈依(時間地點)	學歷	其他
◎齋堂基本資料										
1. 名稱	縣市	鄉鎮	里村	鄰	路街	號	段	巷	弄	
2. 住址										
3. 小地名(土名、俗名)										
4. 村莊										
◎沿革										
1. 何年創建(為何?)										
根據什麼(有編沿革志否?善書?)										
2. 有無殿宇的拆除、遷移										
若有,原有形式如何?為何拆除?										
3. 修建經過(匠師是誰)										
4. 有無老照片?										
5. 歷代堂主(法名、本名、里籍、何處皈依、幾歲皈依、師父是誰、何時來本堂、何年成道)										
6. 歷代管理人(里籍、生平)										
◎祀神										
1. 主祀神	有那幾尊神像是舊的?									
2. 副祀神										
3. 神明有出巡之舉嗎?										
◎石碑、匾聯										
1. 古匾?	有無遺失者?(知其下落者應註明之)									
2. 聯語?有無名家之作										
◎活動										
3. 有石碑嗎?										
◎日常儀軌(時間、經典、敬茶)										
1. 例祭日										
2. 早課										
3. 晚課										
4. 初一、十五										
◎組織										
1. 有、無管理委員會	有、無信徒代表大會									
2. 主持是如何產生的?	有、無信徒名冊(古代)									
早晚由誰燒香、供茶?										
3. 常住幾人?男眾	女眾									
4. 信徒總數	寺中有無在、出家眾?									
信徒分佈概況										
5. 有無附設公益機構?(圖書館、養老院、托兒所、幼稚園...)										
6. 關係齋堂或聯絡密切的齋堂										
7. 本庄是否有其他佛寺、道壇、鸞堂、菜堂										
◎活動										
一年有幾次慶典?法會?(請客?做戲?)										
由那些信徒參加?如何收費?										
有附設誦經團出去為民眾服務?										
本堂自己負責(其他堂、道壇)?										
有點光明燈?(一燈多少錢)										
為信徒消災、解厄、補運?										
有讓人進神主?進塔?										
一定是信徒嗎?(價錢怎麼算)										

附表三 臺灣齋堂總表

圖例

㊦傳統建築尚存

?屬性待查

■基隆市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源齋堂	代明宮	忠三路	龍華派壹是堂
瑞齋堂		雙葉町	龍華派

■台北縣市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慈雲堂	慈雲寺	台北市萬華區	龍華派
龍雲堂	龍雲寺	台北市大同區	龍華派
惟善堂	聖靈寺	台北市古亭區	龍華派
信心堂	信心禪寺	台北市萬華區	龍華派
復源堂	不存	台北市廣州街	龍華派
至善堂	民家	台北市大同區	先天派萬全堂
太陽堂	太陽廟	台北市內湖區	龍華派
源善堂	圓覺寺	台北市內湖區	龍華派
啓明堂	尚存	台北市士林區	龍華派
慈善堂	尚存	台北市士林區	龍華派
保安堂	尚存	台北市康定路	龍華派
慶善堂		台北重慶北路	龍華派
龍華堂		台北大龍峒町	龍華派
明善堂		台北市松山	龍華派
雲山堂		台北市南港	龍華派
養源堂	尚存	新店市屈尺里	龍華派

■桃園縣市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慈玄堂	慈玄寺	新店市廣明里	龍華
元一佛堂	妙法寺	新店市百忍里	先天
七祖禪師堂		三重市和平街	龍華派
集善堂?		三重市厚德里	龍華派
佳善堂?		蘆州鄉後竹圍	龍華派
擇善堂	擇善寺	新莊市新莊路	先天派乾元堂
㊦普安堂	尚存	土城鄉祖田村	先天派乾元堂
覺真堂	不存	土城鄉員林字	先天派乾元堂
㊦元亨堂	尚存	三峽鎮長壽山	先天派乾元堂
慈德堂	慈德寺	三峽鎮中埔里	龍華派
保安堂右第四		三峽庄菜園地	新約龍華派
元和堂		鶯歌鎮石灰坑	先天派乾元堂
醒修堂		樹林鎮東園里	先天派乾元堂
普明堂	慧法寺	樹林鎮備內街	先天派乾元堂
法靈寺		雙溪鄉平林村	龍華派
西靈巖		貢寮鄉和美村	龍華派
源信堂		汐止鎮信望里	龍華派
性善堂	白雲寺	汐止鎮白雲里	龍華派
福善堂	拱北殿	汐止鎮北港字	龍華派
正善堂?		汐止鎮橫科里	龍華派
必齋堂		八里鄉下厝村	龍華派
接源堂	尚存	板橋市新埔里	龍華派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指元堂		桃園市中埔	龍華派
善德堂		桃園市	先天派
普善堂		桃園	先天派
致和堂	致和寺	大溪鎮三層	龍華派

— 臺灣地區齋堂的調查與研究 —

■新竹縣市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⑤齋明堂	齋明寺	大溪鎮齋明街	龍華派壹是堂
⑤六也堂	佛寺	大溪鎮一心里	先天派乾元堂
修德堂	修德寺	大溪鎮草店尾	龍華派
印心堂	印心寺	大溪鎮永福里	龍華派
回善堂	回善寺	楊梅鎮梅溪里	龍華派
元化院		中壢元化路	龍華派
龍龍堂	尙存	大園鄉南港村	龍華派
慎修堂	不存	新竹市北門	金幢派
紫霞堂	尙存	新竹市北門	先天派乾元堂
中和堂	不存	新竹市北門外	先天派萬全堂
印月堂	不存	新竹市北門外	龍華派壹是堂
敬善堂	不存	新竹市南門外	龍華派壹是堂
⑤證真堂	尙存	新竹市南門里	龍華派壹是堂
太和堂	祖堂	新竹市南門	先天派乾元堂
證善堂	尙存	新竹市興南里	龍華派壹是堂
⑤明德堂	尙存	新竹市南外街	龍華派翁永峰
存齋堂	尙存	新竹市三民里	先天派萬全堂
福林堂	佛寺	新竹市樹林頭	先天派萬全堂
正德堂	正得寺	新竹市樹林頭	先天派萬全堂
⑤淨業院	佛寺	新竹市樹林頭	龍華派壹是堂
善齋堂	私人佛堂	新竹香山	金幢派
⑤一善堂	一善寺	香山鄉朝山村	龍華派壹是堂
一同堂	一同寺	新竹市明湖路	龍華派壹是堂
樂善堂	觀音廟	橫山鄉頭份	龍華派
⑤善導堂	獅巖洞	峨眉鄉	龍華派
楊柳堂	地方佛堂	竹北鄉尙義村	金幢派蔡文舉

■苗栗縣市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蓮華寺	蓮華寺	竹北六家梨	龍華派
金蓮佛堂	金蓮寺	竹北鄉新社村	先天派萬全堂
師善堂	師善寺	竹東鎮員嶼里	金幢派蔡阿公
種福堂	種福禪寺	寶山鄉山湖村	金幢派
⑤寶善堂	寶善寺	新埔鎮旱坑里	龍華派
⑤香誌堂	尙存	新埔鎮新北里	金幢派蔡阿公
積善堂?		苗栗市新英里	龍華派
⑤善德堂	善德寺	苗栗市嘉盛里	龍華派壹是堂
和善堂	觀音寺	苗栗市新苗里	龍華派壹是堂
福善堂	石觀音寺	頭屋鄉飛鳳村	龍華派
樹泉堂?	樹泉寺	銅鑼鄉竹森村	龍華派
天爵寺		銅鑼庄	龍華
龍明堂	廢置	苑裡鎮西勢里	龍華派
修德堂		苑裡鎮西勢里	新約龍華派
慎德堂		苑裡鎮西平里	龍華派
金善堂	私人佛堂	苑裡鎮蕉埔里	新約龍華派
田寮齋堂	楓林禪院	苑裡鎮福田里	龍華派
慈善堂	慈善寺	三灣鄉北埔村	龍華派壹是堂
集信堂?	法華寺	通霄鎮內島里	龍華派
養真堂	福智寺	通霄鎮通西里	金幢派
朝天堂	法寶寺	大湖鄉大寮村	龍華派
⑤三合堂	三合寺	三義鄉鯉魚村	龍華派
導善堂	私人佛堂	三義鄉廣盛村	龍華派
爲善堂	白雲寺	南庄鄉南富村	龍華派
靜善堂		南庄鄉南富村	龍華派
行修堂	行修寺	公館鄉大坑村	龍華派

■台中縣市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觀善堂	觀善寺	台中市西區	龍華派
正覺堂	空門	台中市西屯區	龍華派
⑤民德堂	尙存	台中市西屯區	龍華派
天佛堂	家庭佛堂	台中市公益路	龍華派
慎齋堂	佛寺	台中市北屯區	龍華派壹是堂
慈善堂	慈善寺	台中市北屯區	龍華派
龍天堂		台中市北屯庄	
⑤善德堂	尙存	台中市南屯區	龍華派壹是堂
⑤廖壹善堂	尙存	台中市南屯區	龍華派壹是堂
⑤善修堂	尙存	台中市南屯區	龍華派壹是堂
⑤保安堂	右第五	台中市南區	新約龍華派
慈齋堂		梅枝町	龍華派復信堂
古靈堂	尙存	東勢鎮坊街	龍華派
⑤保山堂	尙存	東勢鎮石角	龍華派
復性堂		東勢鎮中料	龍華派
明剛堂	明山寺	石岡鄉土牛村	龍華派
⑤善意堂	尙存	新社鄉月湖村	龍華派復信堂
龍意堂	慈龍寺	豐原市豐西里	龍華派一是堂
金山堂	金山寺	豐原市西浦里	龍華派復信堂
明德堂	明德寺	豐原市北陽里	龍華派一是堂
⑤慈心堂	拆除	豐原市南嵩里	龍華派復信堂
⑤靈寶堂	民家	豐原市東陽里	龍華派
慈善堂		豐原鎮仔坑口	龍華派
慈信堂	消失	豐原市復興路	
慈天堂	消失	豐原市南嵩里	
金華堂	金華寺	大甲鎮岷山里	金幢、龍華

■彰化縣市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大慶堂	大甲鎮庄尾		先天派萬全堂
天元堂	天元禪寺	沙鹿鄉沙鹿里	龍華派
覺元堂	覺元寺	清水鎮文山里	龍華派
德合堂	慈蓮寺	外埔鄉鐵山村	龍華派
⑤慈意佛堂	尙存	外埔鄉水美村	龍華派
存真堂		梧棲鎮梧棲街	金幢派
龍善堂	龍善寺	大雅鄉三和村	龍華派
⑤慈心堂	佛堂	潭子鄉東寶村	龍華派
慈雲堂	湧興寺	潭子鄉和平路	龍華派
慈音寺	尙存	潭子鄉新田村	龍華派
⑤善心堂	民家	神岡鄉庄前村	龍華派
慈德堂		神岡庄三角子	
懷德堂	佛堂	后里鄉墩東村	龍華派
⑤慈覺院	佛寺	霧峰鄉南柳村	龍華派
鳳山堂		霧峰鄉甲寅村	龍華派
青桐岩	靈山寺	霧峰鄉北溝	龍華派
天禮堂	護國寺	霧峰鄉南柳村	龍華派
福源堂	尙存	烏日鄉五光村	龍華派復信堂
明德佛堂	家庭佛堂	烏日鄉烏日村	龍華派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⑤曇花堂	尙存	彰化市東門	龍華派壹是堂
福涵堂	八卦寺	彰化市桃源里	先天派萬全堂
朝天堂	尙存	彰化市復興里	龍華派復信堂
福吉堂	尙存	彰化市西安里	先天派萬全堂
⑤興隆堂	荒廢	彰化市長樂里	金幢蔡阿公派
中和堂	尙存	彰化市北門外	龍華派壹是堂
⑤彌陀岩	荒廢	員林鎮出水里	龍華派

— 臺灣地區齋堂的調查與研究 —

雙林寺	佛寺	員林鎮中平里	龍華派	⑤崇善堂	民家	草屯鎮頭前厝	龍華派復信堂
⑤增盛堂	民家	員林鎮振興里	金幢派蔡文舉	奉天堂	消失	草屯鎮敦和里	龍華派復信堂
福山堂		員林廳下羅厝	先天派萬全堂	⑤祝天堂	民家	草屯鎮新厝里	龍華派復信堂
化導堂	不存	員林鎮新興里	龍華派	延善堂	靈山寺	名間鄉新民村	龍華派壹是堂
覺化堂	覺化禪寺	花壇鄉白沙坑	龍華派復信堂	善養堂	善覺寺	名間鄉新街村	龍華派
修善堂	普興寺	田中鎮復興里	龍華派	鳳山寺	民間廟宇	中寮鄉義和村	龍華派
⑤元天堂	尙存	永靖鄉永北村	龍華派復信堂	善德堂?	仙峰寺	中寮鄉永福村	龍華派
四恩堂	德恩堂	永靖鄉永西村	金幢派蔡文舉	福善堂	明山寺	中寮鄉廣興村	先天派
印心堂	印心寺	秀水鄉安東村	龍華派	清德堂	清德寺	國姓鄉柑林村	龍華派
⑤善德堂	佛寺	和美鎮柑井里	龍華派壹是堂	靈光寺	靈山寺	國姓鄉大石村	龍華派
慈天堂	不存	和美鎮七張犁	龍華派復信堂	明德堂		國姓鄉北山坑	龍華派
⑤花德堂	尙存	和美庄和南里	龍華派	⑤協天堂	民家	國姓鄉北山村	龍華派復信堂
⑤恩德堂	民家	鹿港鎮菜園里	龍華派壹是堂	奉善堂	菩提寺	國姓鄉乾溝村	龍華派
莊德齋堂	尙存	鹿港鎮衫行街	龍華派壹是堂	明善堂	明善寺	國姓鄉福龜村	龍華派林阿妹
莊德佛堂	尙存	鹿港鎮草仔市	龍華派壹是堂	金天堂	靈鋒寺	魚池鄉大林村	龍華派復信堂
金德堂		鹿港鎮街尾	金幢派	龍德堂	能德寺	集集鎮集集街	龍華派壹是堂
⑤善德堂	民家	溪洲鄉柑園村	龍華派	⑤忠天堂	私人佛堂	集集鎮永昌里	龍華派復信堂
修信堂	天道	二水鄉修仁村	龍華派	義天堂		集集鹿寮坑	龍華派復信堂
元德堂	消失	北斗鎮西安里	龍華派	⑤開善佛堂	開善寺	水里鄉南光村	龍華派復信堂
福海堂		田尾鄉打廉村	先天派萬全堂	⑤久靈堂	久靈寺	埔里鎮向善里	龍華派復信堂
⑤德意堂	尙存	田尾鄉打廉村	龍華派壹是堂	善天堂	善天寺	埔里鎮珠格里	龍華派復信堂
存德堂	不存	社頭鄉社頭村	金幢派蔡文舉	德華堂	德華寺	埔里鎮清新里	龍華派壹是堂
■南投縣市				覺靈堂	覺靈寺	埔里鎮廣成里	龍華派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天德堂	不存	埔里鎮枇杷里	龍華派復信堂
⑤滿天堂	壇廟	南投市嘉興里	龍華派復信堂	性天堂		埔里牛眠庄	龍華派復信堂
⑤福慶堂	荒廢	南投市康壽里	龍華派壹是堂	福天堂		湖水坑	龍華派復信堂
旨德堂	慈雲寺	南投市振興里	龍華派	紹德堂	不存	埔里鎮史港坑	龍華派復信堂
安天堂	消失	草屯鎮林仔頭	龍華派復信堂	養善堂	明善寺	竹山鎮竹山路	龍華派
				馨蓮堂	重慶寺	竹山鎮中山里	龍華派壹是堂

■雲林縣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⑤眞一堂	眞一寺	斗六市鎮北里	先天派乾元堂
引善堂	引善寺	斗六市八德里	龍華派
德化堂	林祖厝	斗六市八德里	龍華派
⑤良德堂	尙存	土庫鎮越港里	龍華派壹是堂
良因堂	尙存	土庫鎮大同路	龍華派壹是堂
⑤龍虎堂	荒廢	斗南鎮舊社里	龍華派壹是堂
龍善堂	龍善寺	虎尾鎮虎尾鎮	龍華派壹是堂
慈德堂	慈德禪寺	北港鎮西勢里	龍華派漢陽堂
⑤正眞堂	尙存	台西鄉海北村	龍華派
⑤善德堂	尙存	東勢鄉安南村	龍華派漢陽堂
慈慧堂	慈慧寺	崙背鄉港尾村	先天派萬全堂
⑤慶天堂	尙存	西螺鎮中和里	龍華派復信堂
養德堂	拆除	西螺鎮昭安里	龍華派漢陽堂
⑤慶福堂	尙存	大埤鄉北和村	先天派萬全堂
成德堂	尙存	麥寮鄉麥豐村	龍華派漢陽堂

■嘉義縣市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天龍堂	天龍寺	嘉義市東川里	龍華先天金幢
靜德堂	尙存	嘉義市東平里	龍華派漢陽堂
普德堂	普德寺	嘉義市神農里	先天派
增盛堂	增光寺	嘉義市神農里	金幢派
太元堂	太元寺	嘉義市仁武里	龍華派漢陽堂
德和堂	德華寺	溪口鄉本厝村	龍華派漢陽堂
慈德堂	慈德寺	溪口鄉溪北村	龍華派漢陽堂
保安堂右第二		布袋庄新鹽	新約龍華教

保安堂右第一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德和堂	德和禪寺	布袋庄好尾寮	新約龍華教
正心堂	高明寺	民雄鄉東榮村	龍華派漢陽堂
⑤善德堂	千光禪寺	朴子鄉文化里	龍華派漢陽堂
鉉德堂	法雨寺	水上鄉柳鄉村	龍華派
義德堂	義德寺	番路鄉內甕村	龍華派漢陽堂
清華山	德源禪寺	竹崎鄉義仁村	金幢派翁永峰
⑤碧雲山	尙存	竹崎鄉昇平村	金幢派翁永峰
⑤昇平山	尙存	竹崎鄉昇平村	金幢派翁永峰
金華山堂	尙存	布袋鎮見龍里	金幢派翁永峰
普安佛教修行所		竹崎鄉灣橋村	先天派
紫薇山			金幢派翁永峰
湧盛堂		嘉義市	金幢派
太乙堂		嘉義市	龍華派漢陽堂
壹善堂		南門外	先天派
太元堂		西門外	先天派
龍德堂		北門街民	龍華派
本元堂		竹頭崎	龍華派

■台南縣市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德善堂	併德化堂	台南市花園町	龍華派漢陽堂
⑤報恩堂	荒置	台南市忠義路	先天派萬全堂
⑤崇德堂	荒置	台南市北華街	先天派萬全堂
⑤擇賢堂	空門	台南市中正路	先天派萬全堂
慎德堂	空門	台南市公園路	金幢派蔡文舉
慎齋堂	併慎德堂	台南市	金幢派蔡文舉
⑤化善堂	空門	台南市效忠街	龍華派漢陽堂
⑤德化堂	尙存	台南市府前路	龍華派漢陽堂

— 臺灣地區齋堂的調查與研究 —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西華堂	空門	台南市西華里	金幢派翁永峰
㊟西德堂	尙存	台南市	金幢派蔡文舉
明德堂	尙存	關廟鄉南花村	龍華派漢陽堂
緣生佛堂	尙存	關廟鄉新埔村	龍華派壹是堂
善化堂	善化禪寺	歸仁鄉中山路	龍華派漢陽堂
擇明堂	不存	歸仁鄉後市仔	先天派萬全堂
善德堂		歸仁庄歸仁北	龍華派漢陽堂
通化堂		歸仁庄歸仁北	龍華派漢陽堂
保安堂	妙法禪寺	新營市復興路	新約龍華派
慈德堂	慈德禪寺	佳里鎮蚶寮里	龍華派漢陽堂
㊟善行堂	善行禪寺	佳里鎮中和街	龍華派漢陽堂
信行堂	信行禪寺	佳里鎮六安里	龍華派漢陽堂
㊟慈善堂	慈善寺	善化鎮坐駕里	龍華派漢陽堂
信和堂	信和禪寺	西港鄉西港村	龍華派漢陽堂
慎和堂	修德禪寺	鹽水鎮治水路	金幢派蔡阿公
㊟善德堂	善德寺	鹽水鎮橋南里	龍華派壹是堂
㊟善德堂	善德寺	鹽水鎮橋南里	龍華派壹是堂
萬成堂	法源禪寺	學甲鎮新生路	金幢派
善化堂	燒毀	將軍庄荖子寮	龍華派漢陽堂

■高雄縣市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寶華堂	1997 拆	高雄市鼓山區	金幢派蔡文舉
百善堂	禪海寺	高雄市楠梓區	龍華派
明性堂	尙存	高雄市前鎮區	先天派萬全堂
率性堂	尙存	高雄市前鎮區	先天派萬全堂
擇善堂	尙存	湖內鄉大湖村	先天派萬全堂
道隆堂	道隆寺	路竹鄉中南村	龍華派漢陽堂
福全堂	尙存	阿蓮鄉復安村	先天派萬全堂

靜修堂？	靜修寺	阿蓮鄉復安村	金幢派
光德堂	光德寺	阿蓮鄉港後村	龍華派漢陽堂
淨華堂	淨華寺	梓官鄉赤坎村	龍華派漢陽堂
碧瑞堂	碧瑞寺	梓官鄉梓和村	龍華派漢陽堂
警悟堂	警悟禪寺	岡山鎮維仁里	龍華派漢陽堂
福全堂	尙存	岡山鎮後紅里	先天派萬全堂
淨光寺		燕巢鄉深水	龍華派
明德堂	明德淨寺	橋頭鄉五里林	龍華派漢陽堂
龍華修齊堂		仁武鄉仁福村	龍華派
明善堂	尙存	鳳山市竹仔腳	先天派萬全堂
寶善堂	尙存	鳳山市草店尾	金幢派蔡文舉
心德堂	尙存	鳳山市五甲	先天派萬全堂
觀音寺		林園鄉頂厝村	先天派萬全堂
修性佛堂	尙存	林園鄉潭頭村	先天派萬全堂
元貞堂	不存	大寮鄉內坑村	先天派萬全堂
明修佛堂	尙存	大樹鄉統嶺村	先天派萬全堂
福慧堂	福慧寺	美濃興隆三街	先天派萬全堂
清泉堂	尙存	美濃鎮福美路	先天派萬全堂
觀音廟	尙存	美濃鎮圓山街	先天派萬全堂
㊟龍山堂	龍山寺	內門鄉內門村	龍華派漢陽堂
明修堂	公眾佛堂	杉林鄉新庄村	龍華派漢陽堂

■屏東縣市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慎省堂	尙存	屏東市	金幢派蔡文舉
慎省德修堂東山禪寺		屏東市	金幢派蔡文舉
祈安堂	尙存	屏東市	先天派萬全堂
明心堂	天道佛堂	潮州鎮三星村	先天派萬全堂
德修堂	德修禪寺	竹田鄉美崙村	先天派萬全堂

志成堂	志成佛寺	萬巒鄉鹿寮村	先天派萬全堂
慎修堂	慎修禪寺	里港鎮太平村	金幢派蔡文舉
⑤明德堂	尙存	東港鎮東隆里	先天派萬全堂
慈性堂	尙存	新園鄉鹽埔村	先天派萬全堂
明性堂	尙存	高雄市前鎮區	先天派萬全堂
心悟堂	尙存	滿州鄉港仔村	先天派萬全堂
靈心堂	尙存	林邊鄉光林村	先天派萬全堂
港興佛寺	尙存	嵌頂鄉港東村	先天派萬全堂
明潭堂	尙存	新埤鄉恂潭村	先天派萬全堂
■宜蘭縣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啓昌堂	雷音寺	宜蘭市乾門	龍華派壹是堂
碧蓮堂	荒廢	宜蘭市坤門	先天派乾元堂
開成寺		礁溪鄉砲崙村	龍華派壹是堂
募善堂		頭城鎮新建里	龍華派壹是堂
靜養堂	蓮光寺	頭城鎮城東里	先天派乾元堂
振昌堂	善法寺	羅東鎮漢民里	龍華派壹是堂
■澎湖縣			
堂名	現況	區位	派別
澄源堂		馬公市光明路	先天派萬全堂
太和堂	荒廢	馬公市光明路	先天派萬全堂
坤儀堂		馬公市中正路	先天派萬全堂
慈養堂	位於觀音亭內馬公市介壽路		先天派萬全堂
進德堂	不存	馬公市新生路	先天派萬全堂
福善堂		馬公市西衛里	先天派萬全堂
誠敬堂		白沙鄉港仔村	先天派萬全堂

【註 釋】

註一：爲便於區別，各教派信徒中有正式皈依者爲「齋友」，未皈依而與教派有密切關係者爲「齋眾」。

註二：「齋堂」一詞如一八二七年新埔〈香訟堂〉碑記、一八五四年苗栗善德堂的〈善德堂契碑〉、一八七四年嘉義太元堂的〈太元堂碑記〉、一八九〇年澎湖澄源堂的〈澎湖媽宮澄源齋堂記〉等。至於「佛堂」一詞如一八八八年三灣慈善堂的〈慈善堂〉碑記、一八八一年溪口德和堂的〈建立德和堂碑記〉、一八五八年水上鉉德堂的〈佛堂碑記〉。

註三：「菜堂」一詞幾乎爲所有地方志所出現的稱呼，如《淡水廳志》、《樹杞林志》、《新竹縣志初稿》、《苗栗縣志》、《安平縣雜記》等。

註四：引自《桃園廳寺廟台帳》中海山堡大料坎街「普濟堂」部分。

註五：引自日治時期台中州豐原郡《寺廟台帳》，東勢「復性堂」部分。

註六：根據（張文進，一九五七：一八〇），以及修性堂住持周賢文（本名周文東）訪談記錄，一九九七年七月二三日，於林園修性堂。

註七：根據祈安堂原齋友林金寶訪談記錄，一九九八年一〇月二八日，於屏東慎省堂。

註八：引自一九三三年，《臺灣社寺宗教要覽（台北州卷）》，台北：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

註九：同上註。

註一〇：由於此非本研究重點，以下僅列舉專書，或是與臺灣齋教較有關聯的代表性研究：

- (1) De Groot, J. J. M. (1901) *Sectarianism and 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hina: A Page in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中國各教派受苦史》，台北：經文書局發行，一九六三年。
 - (2) 戴玄之（一九七七）〈老官齋教〉《大陸雜誌》，五四：六，頁七一—一二。
 - (3) 連立昌（一九八九）《福建秘密社會》，福建：人民。
 - (4) 馬西沙、韓秉方（一九九二）《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人民。
 - (5) Overmyer, Daniel 原著，劉心勇、延耀中、刑丙彥、陸惟信、田金星、蔣小雯譯（一九九三）《中國民間宗教教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 (6) 喻松青（一九九四）《民間秘密宗教經卷研究》，台北：聯經。
 - (7) 江燦騰、王見川編（一九九四）《臺灣齋教的歷史觀察與展望》，台北：新文豐。內有多篇論文，包括武田房司的〈臺灣齋教龍華派的源流問題〉、淺井紀的〈臺灣齋教的《龍華科儀》與靈山正派的教義演變〉、馬西沙的〈臺灣齋教：金幢教淵源史實辯證〉、韓秉方的〈羅教的教派發展及其演變〉、林萬傳的〈臺灣齋教：先天道流考〉。
 - (8) 王見川（一九九六）《臺灣的齋教與鸞堂》，台北：南天。內有多篇論文，包括〈龍華教源流探索〉、〈金幢教三論〉、〈從福建莆田現存史料看臺灣金幢教的歷史〉、〈先天道的源流——兼論其與一貫道的關係〉、〈「齋教史料」三種〉。
 - (9) 王信貴（一九九八）《清代後期官方對民間秘密宗教之政策》，師大碩論。
 - (10) 濮文起（一九九六）《中國民間秘密宗教》，台北：南天。
 - (11) 紹雍（一九九七）《中國會道門》，上海：人民。
- 註二：較具代表性的論著有：
- 一、宋光宇（一九八一）〈試論「無生老母」宗教信仰的一些特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二：三，頁五五九—五九〇。
 - 二、蘇鳴東（一九八三）《天道的辨正與真理》，台南：勻巨書局。
 - 三、鄭志明（一九八五）《無生老母信仰淵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原為（一九八五）《明代羅祖五部六冊宗教寶卷思想研究》，師大碩論。
 - 四、莊吉發（一九八七）〈清代民間宗教的寶卷及無生老母信仰——上〉《大陸雜誌》，七四：四，頁二三—三三。
 - 五、鄭志明（一九八八）《中國善書與宗教》，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 六、王蕙瑛（一九八九）〈真空家鄉的嚮往——從無生老母信仰的發展看民間教團的基本特質〉《史學會刊（師大）》，三三，頁三九—五二。
 - 七、戴玄之（一九九〇）《中國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台北：商務。
 - 八、陳秀芬（一九九四）《羅教的知識系譜與權力關係：一個知識史的詮釋》，台大碩論。
- 註二：較具代表性的論著有：
- 一、Topley, Marjorie Doreen (1978) *The Organization And Social-Function of Chinese Women's Chai T'ang in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London.

一、Sankar, Andrea P. (一九七八) The Evolution of the Sisterhoo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From Village Girls' House to Chai T'angs in Hong Kong.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三、王爾敏(一九八一)〈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之生態環境及社會功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期，頁三三—五九。

四、莊吉發(一九八五)〈清代民間宗教信仰的社會功能〉《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一八：二，頁一三一—一四九。

五、洪美華(一九九二)《清代民間秘密宗教中的婦女》，師大碩論。

六、馬健釗、喬健、杜瑞樂編(一九九四)《華南婚姻制度與婦女地位》，廣西：民俗出版社。包括曹玄思的〈先天道的自梳女〉。李泳集的〈抗婚與貞操觀念：廣東自梳女和不落夫家的個案分析〉、吳鳳儀的〈「自梳女」與「不落夫家」：以廣東順德為例〉、葉漢明的〈權力的次文化資源：自梳女與姊妹群體〉。

七、莊吉發(一九九五)〈真空家鄉，無生父母：民間秘密宗教的社會功能〉《歷史月刊》，第八十六期，頁五〇—五五。

註一三：較具代表性的報告有：

一、李添春(一九三二)〈齋教概說〉《南瀛佛教》第九卷，第一號，頁六一—七一。張旭宜譯。

二、李添春(一九三五)〈臺灣の在家佛教に就て〉《南瀛佛教》第六卷，第六號，頁四〇—四五。

三、村野孝顯(一九三五)〈在家佛教としての齋教〉

《南瀛佛教》，第十三卷，第八號，頁八一—一一。

四、西岡英夫(一九三八)〈觀世音と臺灣の齋教〉《南瀛佛教》，第十六卷第七號，頁二三—二九。

五、李添春(一九四一)〈臺灣佛教の特質(上、下)〉第十八卷，第八、九號，頁八一—一七、頁一三一—二一。

註一四：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

一、蘇鳴東(一九八三)《天道的辨正與真理》，台南：勾巨書局。

二、中村元著余萬居譯(一九八四)《中國佛教發展史》中冊，第二章，臺灣的佛教，台北：天華。

三、宋光宇(一九八四)《天道勾沈》，台北：元祐出版社。

四、高賢治(一九八六)〈臺灣的齋教〉《臺灣風物》，三六：三，頁一一九—一三四。

五、鄭志明(一九八六)《中國社會與宗教》，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註一五：如(林美容、祖運輝，一九九二：一九一—一九二)、(王見川，一九九六：六六)。

註一六：依據闕正宗、李玉珍(二〇〇〇)〈九二一震災佛教寺院受損與賑災初步調查〉《臺灣宗教學會通訊》，第四期。該文將建築損壞等級分為(一)全毀、(二)部分建築全毀、(三)成爲危樓、不堪居住、(四)擋土牆圍牆山門等倒塌、(五)牆柱屋頂龜裂。

作者簡介

林美容女士現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大學人類學系、所畢業，美國加州大學 Irvine 分校社會科學博士，歷任台大考古人類學助教、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及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訪問研究教授。專攻文化人類學，目前主要研究領域為臺灣漢人社會與宗教。已出版《臺灣民間信仰與歷史的重構》（前衛）、《鄉土史與村庄史》（台原）、另有《祭祀圈及信仰圈》（聯經）一書，正在出版當中。

張崑振，成功大學建築哲學博士，股役中。

